

元朝秘史

元·佚名

●卷一

当初元朝的人祖，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，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，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，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，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，产了一个人，名字唤作巴塔赤罕。

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马察，塔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儿蔑儿干，豁里察儿蔑儿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罗温，阿兀站孛罗温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，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，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搠锁赤，搠锁赤生的子名合儿出，合儿出生的子名孛儿只吉歹蔑儿干。孛儿只吉歹蔑儿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，他生的子名脱罗豁勒真伯颜。脱罗豁勒真的妻名孛罗黑臣豁阿，他有一个家奴后生，名孛罗勒歹速牙勒必；又有两个好骗马，一个答驿儿马，一个孛罗马。脱罗豁勒真生二子：一个名都蛙锁豁儿，一个名朵奔蔑儿干。

都蛙锁豁儿独额中生一只眼，望见三程远地的势物。

一日，都蛙锁豁儿同弟朵奔蔑儿干，上不儿罕山上去。都蛙锁豁儿自那山上，望见统格黎名字的河边有一丛百姓顺水行将来。

都蛙锁豁儿说：“那一丛起来的百姓里头，有一个黑车子，前头有一个女儿生得好，若是不曾嫁人呵，索与弟朵奔蔑儿干做妻。”就教朵奔蔑儿干去看了。

朵奔蔑儿干到那一丛百姓里头看了。这女儿名阿阑豁阿，果然生得好，也不曾嫁人。

那丛百姓，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。当初，阔勒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名巴儿忽歹蔑儿干，有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阿，嫁与豁里秃马敦部落的官人名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为妻，在阿里黑兀孙地面，生了这阿阑豁阿名字的女儿。

豁里刺儿台蔑儿干起来的缘故，为豁里秃马敦地面貂鼠、青鼠野物，被自火里禁约，不得打捕的上头。烦恼了，听得不儿罕山野物广有，全家起来，投奔不儿罕山的主人名哂赤伯颜，因此就做了豁里刺儿姓。朵奔蔑儿干取了阿阑豁阿为妻的缘故是这般。

阿阑豁阿朵奔蔑儿干取了为妻的后头，生二子：一个名不古讷台，一个名别勒古讷台。

朵奔蔑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儿，有四子。同住的中间，都蛙锁豁儿死了。他的四个孩儿，将叔叔朵奔蔑儿干不做叔叔般看待，撇下了他，自分离起去了，做了朵儿边姓。

在后，一日，朵奔蔑儿干往脱豁察黑温都儿名字的山上捕兽去。于树林内

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，在那里将杀了一个三岁鹿的肋肩肚脏烧着。

朵奔篋儿干问他索肉。兀良哈的人，将这鹿取下头皮带肺子自要了，其余的肉都与了朵奔篋儿干。

朵奔篋儿干将得的鹿肉，驮着回去，路间遇着一个穷乏的人，引着一个儿子行来。

朵奔篋儿干问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其人说：“我是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，我而今穷乏。你那鹿肉将与我，我把这儿子与你去。”

朵奔篋儿干将鹿一只后腿的肉与了，将那人的儿子换去家里做使唤的了。

朵奔篋儿干死了的后头，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：一个名不忽合塔吉，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，一个名孛端察儿。

朵奔篋儿干在时生的别勒古讷台、不古讷台两个儿子，背处共说：“俺这母亲，无房亲兄弟，又无丈夫，生了这三个儿子。家内独有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，莫不是他生的么？”道说间，他母亲知觉了。

春间，一日，他母亲阿阑豁阿煮着腊羊，将五个儿子唤来根前列坐着。每人与一只箭竿，教折折，各人都折折了。再将五只箭竿束在一处，教折折呵，五人轮着，都折不折。

因那般，他母亲阿阑豁阿说：“别勒古讷台，不古讷台，您两个儿子，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，您疑惑的也是。

“您不知道，每夜，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，将我肚皮摩挲，他的光明透入肚里。去时节，随日月的光，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。您休造次说！这般看来，显是天的儿子，不可比做凡人。久后他每做帝王呵，那时才知道也者！”

阿阑豁阿就教训着说：“您五个儿子，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，如恰才五只箭竿一般，各自一只呵，任谁容易折折。您兄弟但同心呵，便如这五只箭竿束在一处，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！”住间，他母亲阿阑豁阿歿了。

母亲阿阑豁阿歿了之后，兄弟五个的家私，别勒古讷台、不古讷台、不忽合塔吉、不合秃撒勒只四个分了，见孛端察儿愚弱，不将他做兄弟相待，不曾分与。

孛端察儿见他哥哥每将他不做兄弟相待，说道：“我这里住什么？我自去，由他死呵死，活呵活。”因此上骑着一个青白色断梁疮秃尾子的马，顺着斡难河，去到巴勒浑阿刺名字的地面里，结个草庵住了。

那般住的时分，孛端察儿见有个雏黄鹰，拿住个野鸡。他生计量，拔了几根马尾，做个套儿，将黄鹰拿着养了。

孛端察儿因无吃的上头，见山崖边狼围住的野物，射杀了，或狼食残的拾

着吃，就养了鹰，如此过了一冬。

到春间，鹅、鸭都来了，孛端察儿将他的黄鹰饿了飞放，拿得鹅鸭多了，吃不尽，挂在各枯树上，都臭了。

都亦连名字的山背后，有一丛百姓，顺着统格黎河边起来。孛端察儿每日间放鹰，到这百姓处讨马奶吃，晚间回去草庵子里宿。

那百姓问孛端察儿索这黄鹰，他不曾与。两家也不曾相问名姓，只这般住了。

孛端察儿哥哥不忽合塔吉，后来顺着斡难河去寻他，行到统格黎河边，遇着那丛百姓，问道：“有一个那般人，骑着那般马，有来么道？”

那百姓说：“有个那般的人、那般的马，与你问的相似。他再有一个黄鹰，飞放着。日里来俺行吃马奶子，夜间不知那里宿。但见西北风起时，鹅、鸭的翎毛似雪般刮将来，想必在那里住。如今是他每日来的时分了，你略等候着。”

略住间，望见一个人来到呵，果然是孛端察儿。他哥哥认得，引将回去了。

孛端察儿点着马，随他哥哥行间，说道：“人的身子有头呵好，衣裳有领呵好。”说了，他哥哥不答应他。

孛端察儿再将前头的言语说了两遍，他哥哥才说：“你两三遍的言语，只是这般说呵，意思是如何？”

孛端察儿回说：“恰才统格黎河边那一丛百姓，无个头脑管束，大小都一般，容易取有。俺可以掳他！”

他哥哥说：“既是这般呵，到家里去，哥哥弟兄每商量着，却来掳他。”到家里，兄弟每商量了，教孛端察儿做头哨。

孛端察儿哨到那里，将他一个怀孕的妇人拿住，问他：“你是什么人氏？”有那妇人回道：“我是札儿赤兀惕，阿当罕，兀良合真的人氏。”

那其余百姓，他兄弟五个都掳将回来了。因这般，头口也有，茶饭使唤的都有了。

那怀孕的妇人，孛端察儿将做了他妻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字唤作札只刺歹。后来札答刺的人氏，他便是他祖。那札只刺歹的儿子，名土古兀歹；土古兀歹的儿子，名不里不勒赤鲁；不里不勒赤鲁的儿子，名合刺合答安；合刺合答安的儿子名札木合，就做了札答阑姓氏。

那妇人、孛端察儿根前再生一个儿子，名巴阿里歹。后来做了巴阿邻人氏的祖。那巴阿里歹的儿子名赤都忽勒孛阔。赤都忽勒孛阔娶的妻多，儿子多生了，因此上做了篾年巴阿邻姓氏。

别勒古讷台做了别勒古讷惕姓氏。不古讷台做了不古讷兀惕姓氏。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。不忽秃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。孛端察儿做了孛儿只斤姓氏。

孛端察儿又自取了个妻，生了个儿子名把林失亦剌秃合必赤。那合必赤的母，从嫁来的妇人，孛端察儿做了妾，生了个儿子名沼兀列歹。孛端察儿在时，将他做儿，祭祀时同祭祀。有来。

孛端察儿死了后，把林失亦剌秃合必赤将沼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，说道：“在家常川有阿当合、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来，莫敢是他的儿子？”祭祀时逐出去了，后来做了沼兀列亦杨姓氏。

合必赤的子名蔑年土敦。蔑年土敦生子七人：一名合赤曲鲁克，一名合臣，一名合赤兀，一名合出刺，一名合赤温，一名合阑歹，一名纳臣把阿秃儿。

合赤曲鲁的子名海都，海都的母名那莫仑。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，那牙吉歹因他性儿好装官人模样，就做了那牙勒姓氏。合赤兀的子名巴鲁刺台，因他生的身子大，吃茶饭猛的上头，就做了巴鲁刺思姓氏。合出刺的子也吃茶饭猛，唤做大巴鲁刺、小巴鲁刺、额儿点图巴鲁刺、脱朵颜巴鲁刺，将这四个名，就做了姓氏。合阑歹的儿子争粥饭，无上下，因此就做了不答安惕姓氏。合赤温的儿子名阿答儿歹，兄弟中间好间谍，就做了阿答儿斤姓氏。纳臣把阿秃儿生二子：一名兀鲁兀歹，一名忙忽台，就做了兀鲁兀惕、忙忽惕二姓氏。纳臣把阿秃儿自娶的妇人，又生二子：一名失主兀歹，一名朵豁刺歹。

海都生三子：一名伯升豁儿多黑申，一名察刺孩领忽，一名抄真斡儿帖该。伯升豁儿多黑申生了一子，名屯必乃薛禅。察刺孩领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。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，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。察刺孩领忽收嫂为妻，又生一子名别速台，就做了别速惕姓氏。抄真斡儿帖该生子六人：一名斡罗纳儿，一名晃豁坛，一名阿鲁刺惕，一名雪你惕，一名合卜秃儿合忽，一名格泥吉思，就做了这六等姓氏。

屯必乃薛禅生二子：一名合不勒合罕，一名搆薛赤列。搆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儿。合不勒生七子：一名斡勤巴儿合黑，一名把儿坛把阿秃儿，一名忽秃黑秃蒙古儿，一名忽图刺合罕，一名忽阑，一名合答安，一名脱朵延斡惕赤斤。斡勤巴儿合黑的子名忽秃黑秃主儿乞。忽秃黑秃主儿乞生二子：一名薛扯别乞，一名台出，他每做了主儿乞姓稀？把儿坛把阿秃儿生四子：一名忙格秃乞颜，一名捏坤太子，一名也速该把阿秃儿，一名答里台斡赤斤。忽秃黑秃蒙古儿生一子，名不里孛阔，于斡难河边筵会时，将太祖的弟别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，便是这不里孛阔。

忽图刺合罕生三子：一名拙赤，一名吉儿马兀，一名阿勒坛。忽阑把阿秃

儿的子也客扯连，有两个奴婢：一名把歹，一名乞失黎黑。后来到太祖时，都教做了答刺儿罕官人。惟合答安、脱朵延两个无子嗣。

众达达百姓，合不勒皇帝管着来。合不勒皇帝虽有七个孩儿，都不曾委付，却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儿俺巴孩管了。

捕鱼儿海子、阔连海子，两个海子中间的河，名兀儿失温，那边住的塔塔儿一种人。俺巴孩将女儿嫁与他，亲自送去，被塔塔儿人拿了，送与大金家。俺巴孩去时，别速氏巴刺合赤名字的人说将回去，说道：“你对合不勒皇帝的七个儿子中间的忽图刺根前，并我的十个儿子内的合答安太子根前说：‘我是众百姓的主人，为亲送女儿上头，被人拿了，今后以我为戒。你每将五个指甲磨尽，便坏了十个指头，也与我每报仇。’”

那时，太祖的父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斡难河放鹰，见篋儿乞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，于斡勒忽讷氏行取的妻，引将来。也速该把阿秃儿望见那妇人生得有颜色，随即走回家去，引他哥哥捏坤太子、弟答里台斡惕赤斤来了。

他兄弟每来到时，也客赤列都见了恐惧，即便打着马，走过了一个岭，转过了一个山嘴，回到他妻车子根前。其妻说：“那三个人的颜色，好生不善，必害了你性命。你快走去，你若有性命呵，似我这般妇人也有也者。你想我呵，再取的妇人，就唤做我的名字者。”说了，就脱下衫见与他做记念。也客赤列都于马上方才接得衫儿，见也速该把阿秃儿兄弟三人来了，即便打着马，逆着斡难河走了。

也速该把阿秃儿兄弟三人随后赶也客赤列都过了七个山冈，赶不上，回来了，将那妇人裹将去。也速该牵着车子，捏坤太子引路，答里台傍着车辕行。那妇人名诃额仑，哭着说：“我的丈夫，头发不曾被风吹，肚腹不曾忍饿。如今走去呵，怎生般艰难！”哭的声，将斡难河的水、并川里林木都振动了。答里台斡勒赤斤对那妇人说：“你丈夫岭过得多了，水也渡得多了。你哭呵，他也不回头；踪迹寻呵，也不得见了。你住声，休要哭。”因此上将回去，与也速该把阿秃儿做了妻。

因俺巴孩合罕被拿时，将合答安、忽图刺两个的名字，提说来上头。众达达泰亦赤兀百姓每，于豁儿豁纳川地面聚会着，将忽图刺立做了皇帝。就于大树下做筵席，众达达百姓喜欢，绕这树跳跃，将地践踏成深沟了。忽图刺做了皇帝，同合答安太子，往塔塔儿处报仇行了，与阔湍巴刺合、札里不花两人厮杀十三次，不曾报得仇。

与塔塔儿厮杀时，也速该把阿秃儿将他帖木真兀格、豁里不花等掳来。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妻诃额仑正怀孕，于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，生了太祖。太祖生时，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，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，故

就名帖木真。

诃额仑生了四个儿子：一名帖木真，一名合撒儿，一名合赤温，一名帖木格。一个女儿名帖木仑。帖木真九岁时，合撒儿七岁，合赤温五岁，帖木格三岁，帖木仑女子正在摇车内。有来。

帖木真九岁时，他父亲也速该将引他往母舅斡勒忽讷氏处索女儿，与帖木真做妻，到扯克撒儿、赤忽儿古名字的山两间，遇着翁吉刺氏人德薛禅。

德薛禅问说：“也速该亲家，你往那里去？”也速该说：“我往这儿子母舅斡勒忽讷氏索女子去。”德薛禅说：“你这儿子眼明，面光有。

“我昨夜梦见一个白海青，两手拿着日月，飞来我手上立。我对人说：‘日月但曾眼见，如今这白海青拿日月来到我手上，必然好。’也速该亲家，原来你今日将这儿子来，应了我梦，必是你乞颜人的吉兆。

“俺翁吉刺家，在前日子里，不与人争国土百姓，但有颜色的女子，便献与您皇帝人家，后妃位子里教坐。有来。

“大凡结亲呵，儿孩儿便看他家道，女孩儿便看他颜色。也速该亲家，我家里有个女儿，年幼小哩，同去看来。”就引到他家里去了。

到他家里，见了他女儿，生得好，也速该心里喜欢。其女子十岁，大帖木真一岁，名孛儿帖。当日就在他家宿了，第二日，也速该问他索这女子。德薛禅说：“岂多遍索了，与呵便重；少遍索了，与呵便轻！大凡女孩儿生了，老在家里的理无，我将女儿与你儿子，你儿子留在这里做女婿。”两家相从了，也速该说：“我儿子怕狗，休教狗惊着。”就留下他一个从马做定礼，去了。

也速该回去，到扯克扯儿的地面，遇着塔塔儿每做筵席，因行得饥渴，就下马住了。不想塔塔儿每认得，说：“也速该乞颜来了。”因记起旧日被掳的冤仇，暗地里和了毒药与吃了。也速该上马，行到路间，觉身子不好了。行了三日，到家越重了。也速该说：“我心里不好，我近处有谁？”当有察刺合老人的子蒙力克。就唤来对说：我儿子每幼小，将帖木真去做女婿回时，被塔塔儿家暗毒害了。我心里好生不好，你兄弟每行，嫂嫂行照顾的，你知者。我11111 犹菊妨煊腴胰土础！彼蛋眨懒恕*？

●卷二

蒙力克依也速该去对德薛禅说：“也速该想帖木真，好生心疼，教我来取。”德薛禅说：“既是想呵，教去见了便回。”遂引将回去了。

那年春间，俺巴孩皇帝的两个夫人斡儿伯、莎合台祭祀祖宗时，诃额仑去得落后了，祭祀的茶饭不曾与。诃额仑对说：“也速该死了，我的儿子将来怕长不大么道？大的每的胙肉分子为甚不与？眼看看的茶饭不与了，起营时不呼

唤的光景做了也？”

斡儿伯、莎合台那两个夫人道：“你行无请唤的礼，遇着茶饭呵便吃。俺巴孩皇帝死了么道，被诃额仑这般说？”

“论来呵，可将这母子每撇下在营盘里，休将他行！”第二日起行时，塔儿忽吉乞邻秃黑、脱朵延吉儿帖等，果然将他母子每撇下了。当有察刺合名字老人劝时，脱朵延吉儿帖说道：“深水干了，明石碎了。”不从他劝，起了，又将察刺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枪。

察刺合老人被伤在家里卧时，帖木真来看他。老人说：“你父亲收的，并俺众人的百姓，被他将去，因劝他的时分，被他伤了。”帖木真哭将出去。诃额仑亲自上马，教人拿了英枪，领着人去，将一半人邀下了。那一半邀下的人，也不肯停住，都随着泰亦赤兀去了。

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将他母子撇下时，诃额仑好生能事，拾着果子，撅着草根，将儿子每养活了。这般艰难时分，养得儿子每长成了，都有帝王的气象。

诃额仑菜蔬养来的儿子，都长进好了，敢与人相抗。为奉养他母亲上头，将针做钩儿，于斡难河里钓鱼，又结网捕鱼，将母亲奉养了。

一日，帖木真、合撒儿、别克帖儿、别勒古台四兄弟同坐钓鱼。时帖木真钓得一个金色鱼儿，他异母弟别克帖儿、别勒古台两个夺要了。帖木真、合撒儿二兄弟回家对母亲说：“我钓得一个金色鱼，被别克帖儿、别勒古台夺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您兄弟每如何那般？”做譬谕说道：“除影儿外无伴当，除尾子外无鞭子。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，报不得时，如何恰似在前阿阑娘娘的五个孩儿般不和顺？您每休那般做！”

自那里，帖木真、合撒儿两兄弟，不喜他母亲说，又说：“我昨前射得个雀儿，也被他夺了；今遭钓得个鱼，又被他夺了。似这般呵，一处怎生过？”说了，两兄弟将门帘子丢着出去。那时别克帖儿在小山上放马坐着。帖木真自后隐着，合撒儿自前隐着，将箭抽着，要射他时，被别克帖儿见了，说：“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，仇怎生能报？如何将我如眼中的毛，口中的梗，容不得？我死就死，您休将我别勒古台弃了。”说讫，盘脚坐着，等他的箭。帖木真两兄弟，自前自后，将别克帖儿射死了。

帖木真、合撒儿回到家里，他母亲诃额仑见他两个孩儿的颜色，心里觉了，说道：“您初生时，手里握着黑血块生来。您每如吃胞衣的狗般，又如冲崖子的猛兽般，又如忍不得怒气的狮子般，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，又如影儿上冲的海青般，又如噤声吞物的大重般，又如咬自羔儿后跟的风驼般，又如靠风雪害物的狼般，又如赶不动儿子将儿子吃了的鸳鸯般，又如护窠的豺狼般，又如无疑貳拿物的虎般，又如妄冲物的禽兽般。您除影子外无伴，当尾子外无鞭子

。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，仇怎生般报得？思想间，您怎生过了，又这般做？”如此将老人每的言语引证着，将他儿子每怪了。

那般住间，泰亦赤兀惕乞邻勒秃黑说道：“原撒下帖木真母子每，如今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长了，走兽的羔儿般大了！”领着伴当来看。帖木真母子每见他每来，心上畏怕。别勒古台于密林内将木头折折，札做寨子，又将合赤温、帖木格、帖木仑三个小的，藏在崖缝里。合撒儿与泰亦赤兀惕每相射斗间，泰亦赤兀惕大声叫着说：“只将你哥哥帖木真来，其余的人我不要。”因此帖木真畏怕，上马走入山林里去，被泰亦赤兀惕看见了，随后赶到帖儿古捏名字的山行。帖木真钻入密林里去了，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，周围守着。

帖木真在密林内过了三宿，牵着马出来时，将鞴的鞍子脱落在地。回去看呵，扳胸肚带，依旧扣着。说道：“肚带扣着，鞍子脱落呵，犹可。扳带扣着，鞍子如何脱落的？莫不是天止，当住我么？”复回去住了三日。又出来时，密林口子，帐房般一块大白石倒下塞着。帖木真说：“莫不是天止当我么？”又复回去住了三日。前后共住了九日，无吃的茶饭，说道：“这般无名如何死了，不如出去。”将塞住口子石边的木，用削箭刀子割开，牵着马下山来，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拿将去了。

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将帖木真拿去，于他百姓内传了号令，教每营里住一宿，徇着行。时正当四月十六日，泰亦赤兀惕每于斡难河岸上做筵会，日头落时散了。此时教一个年小软弱的人守着帖木真。帖木真见人散了，将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于头上打倒，走了，走到斡难河边林内卧着，恐怕人见，又入斡难河水的溜道里仰卧着，身在水里，但露出面来。那个失了人的人大声叫着说：“拿住的人脱走了么道！”叫时，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来着，白日般月明里，斡难河边树林里挨排着寻。帖木真在溜道里卧着，速勒都孙姓氏锁儿罕失刺名字的人经过寻时，正见着，说道：“正为你这般的有见识了，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妒害你。你谨慎，只那般卧着，我不告你。”那般说了，过去了。

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寻共说时，锁儿罕失刺再说：“你每白日里失了人，如今黑夜里如何寻的？再回原行的路上去，将不曾见处仔细排寻了，散着，明日再聚着寻，这带枷的人那里去？”这般说了，再回去寻时，锁儿罕失刺再经过，对帖木真说：“我每只这一遍排寻，回去了，明日再来寻。如今我每散了后，你自寻你母亲、兄弟去，若见人时，休说我见你来。”说讫，过去了。

他每散了后，帖木真心里想着说：“昨前每营里轮流着教看守我时，锁儿罕失刺家里宿呵，他的沈白、赤老温名字的两个儿子，心里怜悯我，夜里与我脱了枷，教散宿来。如今锁儿罕失刺将我见了，又不肯对人说，几次经过去了

。如今只他那里去，必救了我。”所以顺着鞞难河，寻锁儿罕失刺去了。

他家的记号，打马奶子，自夜到明。听着这记号行呵，听得打马奶子声，到他家里。入去呵，锁儿罕失刺说：“我教你寻你母亲、兄弟去，你如何又来？”他的沈白、赤老温两个儿子说：“雀儿被龙多儿赶入丛草去呵，丛草也能救他性命。草尚能如此，咱每行来的人不能救他呵，反不如丛草？”所以将帖木真枷开着烧了，于他后面盛羊毛的车子里藏了，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着，说：“任谁行，休对他说。”

第三日，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说：“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，将俺自火里搜一搜！于是搜到锁儿罕失刺家，房里、车里、床下都搜遍了，落后搜到载羊毛的车上，将车门内的羊毛掀出，掀到车后时，锁儿罕失刺说：“似这般热天气，羊毛里若有人，如何当的？”搜的人所以下车去了。

搜的人去了后，锁儿罕失刺对帖木真说：“你险些将我断送得烟消火灭，如今你母亲、兄弟行寻去。”与了他一个无鞍子甘草黄白口不生驹的骡马，再煮熟了一个吃两母乳得肥羔儿，皮桶里盛着，与了马奶子，更与了一张弓、两只箭，不曾与他火镰，这般打发教去了。

帖木真去了，到他原把的寨子处踪迹，逆着鞞难河踏将去了。有乞沐儿合名字的河，西通着鞞难河。见那小河边，有行的踪迹，就逆那小河寻将去。那小河边，有别帖儿名字的山，那山根前有豁儿出恢名字的孤山，那里与他母亲、兄弟每相遇着了。

帖木真那里相遇着了，又去不儿罕山前有古连勒古名字的山，那山里有桑沽儿河，河边有合刺只鲁格名字的小山，有个青海子，做营盘住其间，打捕土拨鼠、野鼠，吃着过活了。

一日，帖木真的惨白骟马八匹在家被贼劫将去了。又有一个甘草黄马，他兄弟别勒古台骑着，捕土拨鼠去了。到晚驮着土拨鼠回来。帖木真说：“我的马被人劫去了。”说了，别勒古台说：“我赶去。”合撒儿说：“你不能，我赶去。”帖木真又说：“您都不能，我去。”就骑着那甘草黄马，踏着那八个马的扫道，袭将去，行了三宿。那一日清早，路上多马群中，见一个爽利后生挤马乳，问他：“你曾见惨白骟马八匹来么？”那后生说：“今早日未出时，有这样八匹马自这里赶过去了。去的踪迹，我指与你！”说了，他将帖木真骑的马放了，换与他一个黑脊白马骑了。他也不去自家里，将他挤乳的皮桶、皮斗着草盖了，对帖木真说：“你来好生艰难，男子的艰难都一般，我与你做伴，一同赶去。我的父名字唤做纳忽伯颜，止有我一个儿子，我的名唤做孛鞞儿出。”说了后，踏着踪迹，又行了三宿。至日晚时，到一个百姓圈子行，见他那八个马在圈子外立着。帖木真说：“伴当！你这里立着，我去把这马赶出

来。”孛斡儿出说：“我既与做伴来了，如何我这里立？”一同跑着马入去，将马赶出去了。

随后人每陆续赶将来，一个骑白马的人，手里执着套马竿，将次赶到根前。孛斡儿出说：“你弓箭将来，我与他厮射！”帖木真说：“为我的上头，恐伤着你，我与他厮射！”便回去与他厮射。那骑白马的人，将套马竿指着帖木真说：“立住了。”随后那贼每的伴当，也都赶将来。见日落黄昏，天色黑了，那后来的人都立住着，落后了。

那夜兼行了三昼夜，回到纳忽伯颜处，帖木真对孛斡儿出说：“不是你呵，我这马如何得？咱两人可以分，你要多少？”孛斡儿出说：“我见你辛苦着来，所以济助做伴去，如何做外财般要你的？我父亲只我一个儿子，置的家财与我尽勾。我不要你的！若要你的呵，与你做伴来的济甚事？”说了。

到纳忽伯颜家里，见他为失了儿子孛斡儿出，垂着泪哭。忽然见他每到了，将他儿子看看，一边厢哭，一边厢怪。他儿子孛斡儿出说：“我不知为甚么？见这好伴当艰难着来，便与他做伴去了来，如今来了也。”说讫，走着马去，将原盖下的挤乳的皮桶、皮斗来了，杀了一个吃二母乳的肥羔儿，又皮桶里盛了马奶子，驮的般整治了，与帖木真做行粮。纳忽伯彦说：“你两个年小的，常相顾盼，明后休相弃！”帖木真辞去，行了三昼夜，到桑沽儿河边家里。他母亲诃额仑并合撒儿兄弟每正愁间，见他回来，好生欢喜了。

初，帖木真九岁时，与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兀真相离了来。此时与弟别勒古台顺着客鲁涟河寻去，到扯克彻儿、赤忽儿忽山两间，寻着德薛禅家。德薛禅见了帖木真，好生大欢喜，说：“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妒你，我好生愁着，绝望了来，今日仅得见你。”说了，将孛儿帖女儿与帖木真做了妻。德薛禅与他妻搠坛同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。到客鲁涟河兀刺黑吸勒的边隅，德薛禅回家来了。搠坛直送他女儿到帖木真家里。

搠坛送他女儿到帖木真家，回去了。后帖木真欲要孛斡儿出做伴，使别勒古台唤去。勃斡儿出见了别勒古台，又不对他父说，骑着个拱脊黄马，驮着个青毛袄子，与别勒古台一同来了。自那里做伴，后不再曾相离。

自桑古儿河边起了，到客鲁涟河源头不儿吉名字的地岸根前，做下营盘住了，搠坛的女孛儿帖兀真行上见公姑的礼物，将一个黑貂鼠袄子有来。帖木真说：“在前俺的父也速该皇帝与客列亦惕种姓的王罕契合，便是父一般，他如今在土兀刺河边黑林子里住着，我将这袄子与他。”于是帖木真兄弟三个，将着那袄子送去。见了王罕，帖木真说：“在前日子，你与我父亲契合，便是父亲一般，今将我妻上见公姑的礼物，将来与父亲。”随即将黑貂鼠袄子与了。王罕得了袄子，大欢喜着说道：“你离了的百姓，我与你收拾；漫散了的百姓

，我与你完聚。我心下好生记着。”说了。

●卷三

帖木真自那里回着到家，有札儿赤兀歹老人自不儿罕山前，背着打铁的风匣，引着者勒箴名字的儿子来。说道：“你当初在迭里温孛勒答合地面生时，我与了你一个貂鼠裹儿袄，有来。者勒箴儿子曾与了来，为幼小上头，我将去养来。如今这儿子教与你鞴鞍子，开门子。”说着与了。

住间，一日清早，苍黄将明的时分，诃额仑母亲家使唤的老妇人说：“母亲！母亲！疾快起来，田地颤动的声，听得有。莫不是曾扰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又来了？母亲！疾快起来。”说了。

诃额仑母亲说：“儿子每行，疾快唤觉起来。”说了。诃额仑随即起来了，帖木真兄弟每随即起来了。诃额仑、帖木真、合撒儿、合赤温、帖木哥斡惕赤斤、别勒古台、孛斡儿出、者勒箴，每人骑了一匹马。帖木仑是他母亲马上抱了，独帖木真准备一个从马，孛儿帖夫人无马骑了。

帖木真弟兄每随即上马，到不儿罕山上去了。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妇人，欲将孛儿帖夫人要藏，教坐在黑车子里，着个花牛驾着车子，逆着腾格理小河行了。行间，天气昏暗，将明时，迎着前面有一火军来到根前，问说：“甚么人？”那老妇人说：“我是帖木真家，于大家里翦羊毛去来。我如今回家里去。”那军每说：“帖木真家里有也无？离这里多近远？”老妇人说：“家呵不远。我自后房子起来来了，未知帖木真家里有无。”这般说了。

那军每去了后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妇人打着驾车的花牛，欲要疾快行，将车轴折了。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时间，那军每随即将着别勒古台的母掳在马上，叠骑着到来了，说道：“这车里有甚么人？”豁阿黑臣老妇人回说：“载着羊毛有。”那军说：“兄弟每下马看。”于是那军下马，将车门拉开看呵，见里头一个年少妇人坐着有。就拖下车来，同那老妇人马上驮了。就袭着帖木真，埽道上不儿罕山去了。

那军自帖木真后袭着，绕不而罕山三遍，拿不得。这厢、那厢要取直路赶呵，都遇着陷泥密林，行不得入。只得自后赶着，因此拿不得了。那军每原来是三种箴儿乞人：一种是兀都亦惕箴儿乞脱黑脱阿，一种是兀洼思箴儿乞答亦儿兀孙，一种是合阿惕箴儿乞合阿台答儿麻刺。这三种箴儿乞，为在先也速该于赤列都根前夺要诃额仑冤仇，如今报来。那箴儿乞共说道：“夺要诃额仑的仇，已将帖木真的妻拿了。这仇也报了。”说讫，下山回家去了。

帖木真未知箴儿乞是实回去，是潜伏着，使别勒古台、孛斡儿出、者勒箴三人，自后察探。去了三宿，见箴儿乞远了，帖木真才下山来，椎胸告天说：“因豁阿黑臣老母，如黄鼠狼般能听、银鼠般能见的上头，我所以躲得过。

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。这山久后，时常祭祀，我的子子孙孙，也一般祭祀。”说讫，向日将系腰挂在项上，将帽子挂在手上，椎胸跪了九跪，将马奶子洒奠了。

那些说了，于是帖木真、合撒儿、别勒古台三个，前往土刺河的黑林行，脱斡邻勒王罕处去。到了说：“不想被三种蔑儿乞惕每将我妻子每掳着要了。皇帝父亲，怎生般将我妻子救与么道？”王罕说：“去年你与我将貂鼠袄子来时，我曾说：‘离散了的百姓，我与你收聚。’我心上常记着，有来。我如今依着那言语，将蔑儿乞惕每灭着，你妻孥儿帖还救与你。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，他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面里住着。我这里起二万军马，做右手；教札木合起二万军马，做左手。相约会的日子，教札木合定夺来。”

帖木真兄弟三个回到家了。帖木真使合撒儿、别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，教对他说：“我的妻子被蔑儿乞惕每掳要了，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，这等冤仇如何报？又将王罕的言语，说将去了。”合撒儿每将前头的言语，对札木合都说了。札木合说：“我也听得帖木真安答的妻被人掳了，我心上好生痛。如今这三种蔑儿乞惕脱黑脱阿在不兀刺客额儿地面里有，歹亦儿兀孙在斡儿洹、薛凉格河两间塔勒浑阿刺勒的地面里有，合阿台答儿马刺在合刺只客额儿地面里有。咱每可用猪鬃草拴做筏子，径直渡过勤勒豁河，到蔑儿乞惕脱黑阿地面里，自他房子的天窗处入去一般，将他百姓，可尽绝掳了。”

札木合再说：“你对帖木真、王罕两个说：‘我已自整搦军马，王罕哥哥上马时，就经过不而罕合勒墩山前，与帖木真一同来，于孛脱罕孛斡儿只的地面里相会。帖木真安答的百姓，在我这里有，这百姓行起一万军，我自起一万军，共二万军上马。逆着斡难河，来孛脱罕孛斡儿只的地面里，一同相会。’”说着去了。

合撒儿、别勒古台回来，将札木合的言语，对帖木真说了，又王罕处说将去了。王罕听了札木合的言语，便教二万军上马，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，指着客鲁涟河不儿吉岸边行了。此时，帖木真在不儿吉岸行住，知得王罕大军从此经过，起移了，逆着统格黎克河，到不而罕山前塔纳小河边下了。帖木真自那里出军，王罕一万，他的弟札合敢不一万，共二万。在乞沐儿合河边阿因勒合刺合纳名字的地面下着时，帖木真与他每相合了。

帖木真、王罕、札合敢不三个，自那里相合了，起去往斡难河源头原约会处孛脱罕孛斡儿只的地面里。到时，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。见了王罕每的军，札木合将他二万军整搦立着。王罕每也将他的军整搦着到来，都相认得了。札木合说：“约会的日期，虽是有风雨呵，也必要到。曾这般说来，咱达达每答应的话，便是誓一般；若不依着呵，同伴里也不容。”共说来，王罕说

道：“约会的地面里，我是后到了三日，札木合兄弟怪的、罚的从你。”这般说了。

自孛脱罕孛斡儿只地面起程，至勤勒豁名字的河边，拴筏子渡了，到不兀刺地面，将脱黑脱阿妻子、百姓，尽绝掳了。脱黑脱阿睡的时间，也可以拿得来，因渡勤勒豁河去，河边有脱黑脱阿打鱼、捕兽的人，连夜先去报知，所以脱黑脱阿就与歹亦儿兀孙几个人，罄身顺着薛凉格河走入巴儿忽真地面里去了。

那筏儿乞惕百姓，连夜顺薛凉格河荒忙走的其间，咱的军每也紧随着，就夜里掳掠。行间，帖木真于那走的百姓内唤他妻孛儿帖名字。孛儿帖在那百姓内听着，认得是帖木真的声音，跳下车来，与豁阿黑臣老妇人，一同走来帖木真马根前，拿住缰绳。此时有月明，都相认得了。帖木真当夜便使人对王罕、札木合两个说：“我寻的人，已自得了，咱每夜里且休行，可就这里下营。”说将去了，当时就那里下了营，漫散走的筏儿乞惕百姓每也下营宿了。孛儿帖兀真行救将来的缘故，是这般。

初，兀都亦惕脱黑脱阿、兀洼思歹亦儿兀孙、合阿台答儿马刺这三种筏儿乞惕领着三百人来时，为在前脱黑脱阿的弟赤列都他妻诃额仑被也速该夺要了，因此来报仇，绕了不而罕山三遭，拿不得帖木真，只得了孛儿帖，将去配与赤列都弟赤勒格儿力士为妻。今次军马到，赤勒格儿惧怕，逃出去时说道：“我如个黑老乌般，命分里只可吃残皮，却想要吃雁与鹞老，因这般惹了孛儿帖夫人。如今众筏儿乞惕百姓行做了祸，那祸将到我头上来也。刁着独自的生命，黑暗窄狭处钻入去呵，可以遮救得么道？”说着逃走去了。

只拿得合阿台答儿马刺，将板枷枷了，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了。别勒古台的母，人告与他说：“那营里有。”别勒古台取去呵，自门右里入去。他母亲穿着破羊皮衣，自门左里出去了，外前对人说：“我听得儿子每做了王子，我这里配了歹人，儿子每行面皮如何见得？”说了，走入密林里去，到了不曾寻得着。别勒古台为那般，但见筏儿乞人呵，教■头箭射着，说道：“将我母亲来！”原曾来不而罕山围绕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，尽数殄灭了。他的其余妻子每，可以做妻的做了妻，做奴婢的做了奴婢。

王罕、札木合两个根前，帖木真知感着说：“王罕父亲、札木合安答，因你两个与我做伴，天地与我添气力，男子的冤仇得报，所以将筏儿乞百姓每残毁了，妻子每掳掠了，咱如今回去。”共说了。

初，兀都亦惕、筏儿乞惕荒走时，营盘里撇下一个五岁的小儿子，名字唤做出。那儿子生得好，眼中有光彩，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来的衣裳，戴一个貂鼠皮帽，穿一双鹿蹄皮的靴。军马到时，拾得将来，做人事与了诃额仑母

亲。

帖木真、王罕、札木合三个相合着，将篋儿乞惕达达房子推倒了，好妇人掳掠了后。回时，自斡儿罕、薛凉格河两间塔勒浑阿剌勒地面退了。帖木真、札木合望着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面回了。王罕从不儿罕合勒敦山背后经过诃阔儿秃主儿不、合察兀刺秃速卜赤惕、忽里牙秃速卜赤惕三处地面，就打围，望着土兀刺河的黑林回去了。

帖木真、札木合两个到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面，一同下1111要朮旁诃？契合时，交换物的意思，又重新亲爱咱，共说了。初，做安答时，帖木真十一岁，于斡难河冰上打髀石时，札木合将一个狍子髀石与帖木真；帖木真却将一个铜灌的髀石回与札木合，做了安答。在后春间，帖木真、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时，札木合将一个小牛的角，粘做响■头，与了帖木真；帖木真也将一个柏木顶的■头，与了札木合。两次做了安答的缘故，是这般。

帖木真、札木合说：“听得在前老人每言语里说：‘但凡做安答呵，便是一个性命般，不相舍弃，做性命的救护么道。’相亲爱的道理是那般。如今再重新契合，相亲爱者。”共说了。帖木真将篋儿乞惕处掳得的金带与札木合系了，又将掳得数年不生驹的马与了；札木合也将篋儿乞惕歹亦儿兀孙处掳得的金带，与了帖木真，又将掳得有角的白马与了。于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面，忽勒答合儿崖子前松树下，做了筵席，夜晚共被宿，有来。

帖木真、札木合两个相亲爱，同住了一年半。一日，自那营盘里起时，正是夏四月十六日。帖木真、札木合一同车前头行。行间，札木合说：“咱每如今挨着山下，放马的得帐房住，挨着涧下，放羊的、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。”帖木真噤声立住，落后，等他母亲诃额仑来时，将札木合前头的言语说了，道：“那言语我不曾省得，也不曾回他话，特来问母亲。”他母亲未言语，孛儿帖说：“札木合安答，人曾说他好喜新厌旧，有来。如今咱每行厌了也，恰才的言语，莫不欲图谋咱每的意思有。咱每休下，就夜兼行着，善分离了好。”

●卷四

帖木真说：“孛儿帖说的是。”依着不曾下，连夜兼行，来间，路从泰亦赤兀惕每处经过。其泰亦赤兀惕每惊起，当夜却回札木合处去了。营盘里撇下一个阔阔出名字的小儿子，咱每军人拾得，与诃额仑母养活了。

那夜兼行，到天明看呵，札刺亦儿种的人合赤温、合刺孩、合阑勒歹这三个脱忽刺温兄弟每也随着来了。再塔儿忽种的人合答安、答勒都儿罕等兄弟五个也来了。再乞颜种的人蒙格秃与他儿子翁古儿等，又同敞失兀惕、巴牙兀的两个种姓的人也来了。再一种巴鲁刺的人忽必来、忽都思，一种忙忽的人哲台

、多豁勒忽兄弟每也来了。再孛斡儿出的弟斡歌连，自阿鲁刺种处分来了。者勒蔑的弟察兀儿罕、速别额台，自兀良合种处分离着也来了。再一种别速的人迭该、窟出沽儿，一种速勒都的人赤勒古台、塔乞、泰亦赤兀歹，一种札刺亦儿的人薛扯朵抹黑、阿儿孩合撒儿、巴刺，更带两个儿子也来了。再一种晃豁坛的人雪亦客秃，又有速客客者该、晃答豁儿名字的人，连他儿子速客该者温；捏兀歹察合安不洼名字的人也来了。再一种斡勒忽讷的人轻吉牙歹，一种豁罗刺的人薛赤兀儿，一种朵儿别的人抹赤别都温，一种亦乞列孙的人不图这里做女婿就随着也来了。再一种那牙乞的人种筛；一种斡罗纳的人只儿豁安；一种巴鲁刺思的人速忽薛禅、合刺察儿一同他儿子每也来了。再一种巴阿邻的人豁儿赤、兀孙老人、阔阔搠思，与蔑年巴阿邻种的人一圈子也都来了。

豁儿赤来着说：“我贤能的祖孛端察儿拿得妇人处，同胞生了札木合。并俺的祖，于札木合行，不合分离的是来。因神明告的上头，教我眼里见了：有个惨白乳牛，来札木合行，绕着将他房子车子触着折了一角，那牛于札木合处，扬着土，吼着说道：‘札木合将我角来。’又有个无角犍牛拽着个大帐房下桩，顺帖木真行的车路吼着来，说道：‘天地商量着，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，我载着国，送与他去。’神明告于我，教眼里见了。帖木真，我将这等言语告与你，你若做国的主人呵，怎生教我快活？”帖木真说：“我真个做呵，教你做万户。”豁儿赤说：“我告与你许多道理，只与我个万户呵，有甚么快活？与了我个万户，再国土里美好的女子，由我拣选三十个为妻；又不拣说甚言语，都要听我！”

再格泥格思种的人忽难等，并答里台斡惕赤斤，又札答刺种的人木勒合勒忽，及撒合亦惕种的人，又有主儿乞种的人莎儿合秃主儿乞，带他儿子撒察别乞、泰出，又捏坤太子的儿子忽察儿别乞，又忽秃刺皇帝的儿子阿勒坛斡惕赤斤，都和圈子，自札木合处分离着。帖木真在乞沐儿合小河，阿亦惕合刺合纳地面下时，来相合了。自那里起去，又到古列勒古地面里桑沽儿河行，合刺主鲁格地面，阔阔纳浯儿名字的海子处，下了。

阿勒坛、忽察儿、撒察别乞众人共商量着，对帖木真说：“立你做皇帝！你若做皇帝呵，多敌行，俺做前哨，但掳得美女妇人，并好马，都将来与你！野兽行打围呵，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！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，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，将我离了妻子家财，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！”这般盟誓了，立帖木真做了皇帝，号成吉思。

成吉思做了皇帝，教孛斡儿出弟斡歌来同合赤温、哲台、多豁勒忽四人带了弓箭；汪古儿、雪亦客秃、合答安答勒都儿罕三人管1111艘牛坏霉苣？放羊只；古出沽儿管修造车两；多歹总管家内人口；又教忽必来、赤勒古台、合儿

孩脱忽刺温三人，同弟合撒儿一处带刀；弟别勒古台与合刺勒歹脱忽刺温二人，掌驭马；泰亦赤兀歹忽图、抹里赤、木惕合勒忽三人，管牧养马群；又分付阿儿该合撒儿、塔孩、速客该、察兀儿罕四人，如远箭、近箭般做者。速别额台勇士说：“我如老鼠般收拾，老鸦般聚集，盖马毡般盖护，遮风毡般遮当，试那般做者。”

那里成吉思又对孛斡儿出、者勒蔑二人说：“我以前无伴当时，您二人首先与我作伴，我心里不忘了。如今与这众人为长着。”再对众人说：“您众人离了札木合，想着来我根前，若天地护呵，您老的每久后都是我吉庆的伴当。”说着，都委付了。

成吉思既做了皇帝，差答孩、速客该往客列亦惕种的皇帝脱斡里勒行去。脱斡里勒说：“帖木真做了皇帝，好生是。您达达每若无皇帝呵，如何过？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坏了。”这般说将来了。

成吉思又差阿儿该合撒儿、察兀儿罕，往札木合处去，札木合说：“您每对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坛、忽察儿说：‘帖木真安答，俺两个因他离间着，教分离了。当初在一处时，您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？如今不知想甚么，却立做了皇帝？您当教帖木真安答心里安着。您于帖木真根前，好好做伴者。’”

后，札木合的弟给察儿于札刺麻山前斡列该不刺合地面住，成吉思的伴当拙赤答儿马刺在撒阿里地面住。给察儿将拙赤答儿马刺的马群抢了。他的伴当不敢赶去，拙赤答儿马刺独自袭将去，夜间到他马群边，伏在马鬃上，将给察儿脊梁射断，将他马赶回来了。

札木合因为射杀他弟给察儿，领着他一种并十三部，共三万人。越过阿剌兀惕土儿合兀的岭，要与成吉思厮杀。时成吉思在古连勒古的地面里，有亦乞列思种的人木勒客脱塔黑、孛罗勒歹二人来报。成吉思知了，于是他的十三圈子内，也起了三万人，迎着札木合，到答阑巴勒主惕地面对阵。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动，退着于斡难河哲列捏地面狭处屯札了。札木合于是回去，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，教七十锅都煮了，又斫断捏兀歹察合安的头，马尾上拖着去了。

那里札木合回了后，兀鲁兀惕种的主儿扯歹，与忙忽种的忽余勒答儿，各引着他一族，离了札木合，太祖行来了。又晃豁坛种的蒙力克也引着他七个子来了。太祖因这些百姓来了，喜欢着，于斡难河边林里做筵席。先于诃额仑并合撒儿、撒察别乞等行，放了一瓮马奶子。再于撒察别乞小娘额别该行，也放了一瓮。因纯上豁里真、忽兀儿臣两个娘子说：“俺根前如何不先放？”将厨子失乞兀儿打了。失乞兀儿说：“也速该把阿都儿、捏坤太子死了的上头，被人这般打。”说着，大声哭了。

那筵席时，太祖教别勒古台在外拿马，就整理事：主儿乞处，教不里孛阔整治。有合答斤的人来偷缰绳，被别勒古台拿住。不里孛阔护那人，将那勒古台肩甲斫破了。别勒古台也不以为事，流血行间，太祖于树影下看见，问：“你如何被他这般做？”别勒古台说：“虽伤了，不曾十分重，为我上头，弟兄每休恶了。”

太祖不听，将树枝折折，又抽出撞马乳的木椎厮打，把主儿乞胜了，又把豁里真、忽兀儿臣两个娘子夺将来。他每却来商和，将两个娘子还与了。以后使臣相往来间，大金因塔塔儿篾古真薛兀勒图等不从他命，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，逆着浯泐札河，将篾古真薛兀勒图袭着来。太祖知了。

太祖说：“在前，塔塔儿将我祖宗父亲废了的冤仇有么道。如今趁着这机会，可以夹攻他。”遂使人对脱斡邻说：“如今金国差王京，将塔塔儿篾古真等逆着浯勒札河袭将来也。他正是废了我祖父的仇家，父亲可以助我夹攻。”脱斡邻许了军马，整治了三日，亲自到来。太祖又使人对主儿乞种的撒察别乞、泰出将这报仇的意思说将去，要他来助。待了六日不来，太祖遂与脱斡邻引军顺浯勒札河，与王京夹攻塔塔儿。时塔塔儿在忽速秃失秃延地面立了寨子，被太祖脱斡邻攻破，将塔塔儿篾古真薛兀勒图杀了。

金国的王京，知太祖与脱斡邻将塔塔儿寨子攻破，杀了篾古真等，大欢喜了。与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，脱斡邻王的名分。王京又对太祖说：“杀了篾古真等，好生得你济，我回去金国皇帝行奏知，再大的名分，招讨官教你做者。”说罢，自那里回去了。太祖与脱斡邻将塔塔儿共掳着，也各自回家去了。太祖军在塔塔儿营盘里时，拾得个小儿，鼻上带一个金圈子，又金综丝貂鼠里儿做兜肚，与了母诃额仑。诃额仑说：“必是好根脚人的儿子。”唤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，教做第六个儿子。

太祖落后下的老小营，在合澧泐海子边，被主儿乞将五十人剥了衣服，十人杀了。人来告与太祖。太祖大怒，说：“何故被主儿乞如此做？先在斡难河林里做筵席时，他的人将厨子打了，又将别勒古台肩甲斫破了。今遍为祖宗的上头，要同他报仇，他又不来。倒倚着敌人，又做了敌人。”于是引着军马，剿捕主儿乞去。至客鲁涟河前朵罗安孛勒答兀地面，将主儿乞百姓掳了，独撒察别乞、泰出两人罄身走至迭列涂口子行，被太祖拿住。太祖问：“你在前与我说甚么来？”两人说：“俺自说的言语不曾依。”遂伸颈就戮，太祖于是杀了。

太祖既杀了撒察别乞、泰出，回至主儿乞营，将主儿乞百姓起了。时札剌赤儿种的人帖列格秃伯颜有三子，教长子古温兀阿将他二子模合里、不合拜见太祖，与了。说：“教永远做奴婢者，若离了你门户呵，便将脚筋挑了，心肝

割了。”又教第二子赤刺温孩亦赤也将自己二子统格、合失拜见，说：“教与你看守金门，若离了时，便将他性命断了者。”又将第三子者卜客与了太祖弟合撒儿。者卜客于主儿乞营内得了一个小儿，名孛罗兀勒，献与了诃额仑母。

诃额仑前后得的小儿，古出、阔阔出、失吉刊忽秃忽、孛罗兀勒四个，与他儿子每日做眼教看，每夜做耳教听，因此养了。

主儿乞种的缘故。初，合不勒皇帝有七子，长名斡勒巴剌合合不勒。因其最长，于百姓内选拣有胆量、有气力、刚勇能射弓的人，随从他，但有去处，皆攻破，无人能敌，故名主儿乞。太祖将此种人也服了，又将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。

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与别勒古台厮搏。先，别勒古台与不里孛可厮搏时，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，教不能动。至此，不里孛可佯为力不及别勒古台，倒了。别勒古台一边压着，回顾太祖。太祖将下唇咬着，于是别勒古台知其意，用膝将他脊背按着，两手捉住他项，用力向后折，折了脊骨。不里孛可说：“我本不输，因怕成吉思，佯为力不胜，却将我性命送了。”初，合不勒皇帝七子，长名斡勒巴儿合；次子名巴儿坛把阿秃儿，巴儿坛的子名也速该，也速该子即是太祖；其第三子，名忽秃黑秃蒙列儿，蒙列儿的子即是不里孛可，不里孛可将巴儿坛子孙行隔越了，却与巴儿合勇猛的子子孙行作伴，所以虽有一国不及之力，终不免折折腰死了。

●卷五

其后鸡儿年，合塔斤等十一部落，于阿勒灰不剌阿地面聚会商议，欲立札木合做君，于是众部落共杀马设誓讫，顺额尔古涅河。至于刊沐连河洲的地行，将札木合立做了皇帝，欲攻成吉思与王罕。被豁罗剌思种的人豁里歹，到古连勒古地面，告与成吉思。成吉思使人告与王罕，王罕于是收集军马，成吉思行来了。

王罕与成吉思相合着，顺客鲁连河，迎着札木合去。成吉思使阿勒坛等三人作头哨。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头哨。其头哨内又自差人，前去额捏坚归列秃、撒克撒列、赤忽儿忽三处地面哨望。其阿勒坛等，至兀乞惕牙地面，有赤忽儿忽哨望人来报说：“敌人将至。”其阿勒坛等，遂前迎去拿消息。行间，遇札木合头哨阿兀出把阿秃儿等四人，说话了。见天色已晚，却回来大军营内宿了。

至次日，成吉思军与札木合军相接，于阔亦田地面对阵。布阵间，札木合军内不亦鲁黑、忽都合两人有术，能致风雨，欲顺风雨击成吉思军。不意风雨逆回，天地暗晦。札木合军不能进，皆坠涧中，札木合等共说：“天不护，所以如此。”军遂大溃。

札木合军既溃散后，乃蛮等十一种各回部落。札木合将立他的百姓掳了，顺额忒古涅河回去。于是王罕追札木合，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种阿兀出把阿秃儿。阿兀出把阿秃儿至自己部落，将百姓起了，渡过斡难河，整治军马，候成吉思来对战。成吉思既到，连战数合。日晚，各就战地处相抗着宿了。

成吉思与泰亦赤兀惕战时，其颈被伤，流血苍黄之甚。有臣者勒箠将壅血吮去。至夜半，成吉思方醒悟，说：“我血已自干了，好生渴得甚！”者勒箠乃裸身径去敌人营内，于车箱中寻马乳不得，止有酪一桶，挈回来。其来往间，曾无一人见得。又寻水来，将酪调开，与成吉思饮。成吉思旋饮旋歇，三次方已。成吉思说：“我眼已明，心已省了。”遂起身坐间，天明，及视坐处流的血，都如泥泞。成吉思说：“如何这般做？远些弃呵不好？”者勒箠说：“荒忙不及远去，又怕离了你。当地咽的咽了，吐的吐了，我肚里也入去了多少。”成吉思又说：“我伤既如此，你如何裸身入敌营？倘若被擒，你岂不说我被伤？”者勒箠说：“我若被擒，我说：‘本是投降你的人，被他每得知，将衣服脱去欲杀间，遂扯脱走来。’彼必以我言语为至诚，必与我衣服，用我。我必将他马骑了走来。”成吉思说：在前被箠儿乞惕于不而罕山困我时，你曾救我性命。今次又将壅血吮去。我正干渴，你又舍命寻将酪来与我吃，使我心内开豁。这三次恩，我心中永忘不了。”

次日，成吉思视敌人，已于夜间溃散去。营内百姓，自料不能逃，就不曾起去。成吉思上马，将已走的百姓，亦当将回来。忽山岭上见一个穿红的妇人，哭着大声叫帖木真。成吉思遂使人去问，那妇人说：“我是锁儿罕失刺女，名合答安，丈夫见被军要杀，所以唤帖木真来救。”成吉思既知，便去救。比成吉思至，其夫已被军杀了。成吉思遂于此地下营，将合答安至，与之并坐。至次日，锁儿罕失刺、者别二人来见。二人原系泰亦赤兀惕种脱朵格家人。成吉思对锁儿罕失刺说：“在前，我带的枷，你父子每脱去，有恩于我。如何来迟？”锁儿罕失刺（舌）说：“我心已自倚仗着你，若早来，恐泰亦赤兀惕将我妻子诛灭了，所以今日方来。”

成吉思问者别：“阔亦田地面对阵时，自岭上将我马项骨射断的，果是谁？”者别说：“是我射来。如今皇帝教死呵，止污手掌般一块地。若教不死呵，我愿出气力，将深水可以横断，坚石可以冲碎。”成吉思说：“但凡敌人害了人的事，他必隐讳了不说。如今你却不隐讳，可以做伴当。”初，者别本名只儿豁阿歹，因他射死战马能的上头，赐名者别，如战马般用着他。者别，军器之名也。

成吉思将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秃儿等子孙杀尽，将百姓起来，至忽巴合牙地面住冬了。

泰亦赤兀惕种的官人塔儿忽台乞邻勒秃，因与成吉思有仇，避于林中。其家人失儿古额秃老人，并二子阿刺黑、讷牙阿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，欲献与成吉思。其人体肥，不能骑马，载于车内。塔儿忽台乞邻勒秃有弟并子追至，失儿古额秃老人惧怕，遂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压住，抽出刀子，说：“我杀你也死。不杀你也死，不如先杀了你，我然后死。”塔儿忽台乞邻勒秃呼其弟与子说：“他要杀我！若杀了我，你每要我死尸何用？不如快回去，便送到帖木真处，也必不杀我。我于帖木真少时，亦曾有恩。”其弟与子遂回了。失儿古额秃至忽秃忽地面，其子纳牙阿说：“我每若将他拿至帖木真处，必说我每拿了正主，难做伴当，必将咱每杀了。不如放回去，对帖木真说：‘我每本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拿来，因是正主，心内不忍的上头，放回去了。’成吉思必容我每。”于是放回去了，到成吉思处，备言其事。成吉思说：“若你每将他拿来，我必杀了你每。你每不忍，却放了也。好！”所以特赏纳牙阿。

在后，成吉思在帖儿速地，而有客列亦种人札合敢不来降。时，篋儿乞欲与成吉思战，成吉思遂与札木合敢不将篋儿乞战退。又客列亦种及那秃别干、董合等姓溃散的百姓，亦来降。初，客列亦种王罕与成吉思父也速该契交之故。因在先，王罕将父忽儿察忽思不亦鲁罕的诸弟杀戮，被叔古儿罕欲杀王罕、追至合刺温山内，止有百人，至也速该处。也速该却将古儿罕赶入合申地面，将原有的百姓，还收集与王罕。其契交之故，是那般。

后，王罕欲杀其弟额儿客合刺。其弟走入乃蛮种亦难察处，亦难察起军，将王罕却赶入合刺乞塔种古儿罕处去。不多时，王罕反了古儿罕，从畏兀、唐兀二种经过时，止有五个古羊挤乳，骆驼上刺血吃。行至古泄儿海了，成吉思因与王罕有旧，使勇士速客该去迎，又自随后至客鲁连河源头，迎见王罕。至营，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给。是年，在忽巴合牙地面住过冬了。

其王罕的弟，并众官人等数着说：“王罕心性恶，将兄弟每都杀戮尽；自家百姓，又被残害。如今将他如何报？且他在前七岁时，曾被篋儿乞掳去舂碓。十三岁时，又被塔塔儿和母子掳去，使他牧放。后惧乃蛮攻杀，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，投入合刺乞塔种古儿皇帝处。不及一年，又反出去，经过秃兀、唐兀地面，艰难至甚，被帖木真赈济了。如今将前恩又忘了，反生歹心，咱每如何好说？”后有阿勒屯阿倏黑将前语告于王罕，将共商量的诸弟及官人额勒忽秃儿、忽勒巴里、阿邻太子等皆拿住，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蛮处去。额勒忽秃儿等系禁在房内，王罕说：“咱们秃兀、唐兀时，说甚么言语来？你每如此！我不与你每一般。”使众人唾其面，然后疏放了。

其后，狗儿年秋，成吉思于答阑捏木儿格思地面，与察阿安塔塔儿等四种对阵。未战之先，号令诸军：“若战胜时，不许贪财，既定之后均分。若军马

退动，至原排阵处，再要翻回力战。若至原排阵处，不翻回者斩。”于是战胜了塔塔儿，遂至兀勒灰河，失鲁格勒只惕地面，并四种奥鲁掳尽。初战时，有阿勒坛等犯军令抢物，成吉思使者别、忽必来尽夺了他所得的财物。

●卷六

成吉思既掳了四种塔塔儿，密与亲族其议：“在先，塔塔儿有杀咱父亲的仇怨。如今可将他男子似车辖大的，尽诛了，余者各分做奴婢使用。”共议已定。别勒古台出来，塔塔儿种人也客扯连问：“今日商议何事？”别勒古台说：“欲将你每男子，但似车辖大的尽诛了。”也客扯连传说与塔塔儿种人，塔塔儿遂据了山寨。成吉思教打他山寨，军多辛苦。及至打开，将塔塔儿男子，似车辖大的都杀了。初，也客扯连既知其谋，说与众人道：“他若杀咱每时，每人袖着一把刀，也要杀他一人藉背却死。”至此，每人果袖一刀，将军每多杀伤了。事定之后，成吉思说：“自家一族里商量大事，因别勒古台泄漏了，所以军马被伤，死者甚多。今后议大事，不许别勒古台入来，只教他在外整治斗殴、盗贼等事。议事后，进一钟酒毕，方许别勒古台、答阿里台入来。”

此时，成吉思将塔塔儿也客扯连的女也速干做夫人。也速干因得宠，对成吉思说：“我有姐姐名也遂，颜色又美，可以配皇帝，才与夫婿成亲。如今不知在何处？”成吉思说：“若果有颜色，教寻去，寻得来时，肯将你位子让与么？”也速干说：“若得见时，便让与他。”于是成吉思令人寻去，正遇着他与其婿避乱在林里，其婿见人来，走了，遂得也遂回来。也速干见了，就将他位子，让与也遂坐了。

一日，成吉思在外面饮酒，与也遂、也速干两个娘子共坐间，也遂长声叹息。成吉思因疑惑了，教木合黎等，令在会的人各就部落立的。最后剩出一个年少的人，不回部落去。成吉思问：是甚么人？那人说：“我是也遂的夫婿。初，他被掳时，我每避去。如今事定了，才方出来，我想：在多人中，必不认得我。”成吉思说：“原是仇人子孙，今遍又来窥伺，似他般的都杀尽了，更有何疑？”遂将他随即斩了。

只那狗儿年，成吉思去剿捕塔塔儿。时王罕自去剿捕蔑儿乞惕，将脱黑脱阿赶入巴儿忽真脱窟木地面，杀了他大儿子脱古思别乞，要了他两个女儿并他妻子；又掳了他二子，并众百姓每。王罕于成吉思行，任甚么财物都不曾与。

那后，成吉思与王罕征乃蛮种的古出古敦不亦鲁黑。时不亦鲁黑在兀鲁黑塔黑的地面，A豁黑水行，成吉思与王罕到了。不亦鲁黑不能对阵，起过阿勒台山去了。追至忽木升吉儿地面兀泷古河行，遇着不亦鲁黑来哨的官人也迪士鲁黑，被成吉思出哨的赶上山去，因马肚带断了，就拿住他。又追至乞湿渤巴失海子行，不亦鲁黑遂穷促了。

成吉思与王罕回时，有乃蛮种能厮杀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刺黑，于巴亦答刺黑别勒赤儿地面，整治军马要厮杀。成吉思与王罕，也整治军马，因晚，就相抗着宿了。那夜，王罕于自己立处虚烧着火，却逆那合刺泄兀勒河起去了。

那里，札木合、王罕一同起时，札木合对王罕说：“帖木真安答，在前曾教使臣于乃蛮行往来，有来。今他这早晚落后了，不见来，必是他投降了乃蛮。”因称王罕：“皇帝，皇帝，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，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。”当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邻把阿秃儿说：“你为甚谄佞？将自的好兄弟谗谮着说。”

成吉思就那里宿了，天明看时，王罕立处无人。成吉思说：“他将我做烧饭般撇了。”于是从额垓儿阿勒台的谷子渡着，直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下了。也将乃蛮种人的计量大概料得过了，不把来当数。

可克薛兀撒卜刺黑于王罕的后袭着，将桑昆的妻子、百姓掳了，又将王罕在帖列格秃口子行的一半百姓、头口也掳将去了。初，蔑儿乞惕脱黑脱阿的二子忽图、赤刺温在王罕处，因这机会，也连他百姓离了，欲与他父相合，顺着薛凉格河去了。

王罕妻子、百姓，既被乃蛮种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抢了，差使臣与成吉思说：你可差四杰来救咱。成吉思遂差孛斡儿出等四杰，整治军马去救。比及四杰到时，桑昆先在忽刺安忽惕地面，与乃蛮对阵。桑昆的马腿中箭，几乎被他拿住。四杰到来救了，妻子、百姓也都救回来与了。那里王罕说：在前，他的好父亲，将我输了的百姓，救与了我。如今他儿子，将我输了的百姓，又差四杰来救与了我。欲报他的恩，天地护助知也者。”

王罕再说：“也速该安答，曾一次将我已输了的百姓救与了。今他儿子帖木真，又将我输了的百姓救与了。他父子两个，为谁这般辛苦来？我如今也老了，后来这百姓教谁管？我的弟每，都无德行。止有一子桑昆，亦如无有。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，使我有二子，岂得不安？”遂于土兀刺的黑林行，会着成吉思，结做父子。初，王罕与成吉思父契交，所以呼为父。今次又结为父子，共说道：“多敌人处剿捕时，一同剿捕；野兽行围猎时，一同围猎。若有人离间呵，休要听信，亲自对面说话了，方可信。”这般议定，于是相亲厚着过了。

成吉思欲与王罕亲厚上又亲厚，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儿别乞与子拙赤，却将豁真名字的女儿与桑昆子秃撒哈，相换做亲。桑昆自尊大着说：“俺的女子到他家呵，专一门后，向北立地；他的女子到俺家呵，正面向南坐么？”道下觑着，不曾许亲，以此成吉思心落后了。

那成吉思心落后的意思被札木合觉了，于猪儿年春间，同阿勒坛等商议起

了，到者者额儿温都儿山阴的别儿客额列地面桑昆处，谗说：“帖木真与乃蛮塔阳使臣往来通话，他口里虽说父子，动静却恁。莫还倚仗他么？若不预先除了，您行如何肯服？若除帖木真呵，我自横冲入去。”阿勒坛、忽察儿说：“诃额仑母的众儿子每，俺与你杀。”额不格真合儿塔阿惕说：“他的手脚，我与你拿。”脱斡邻勒说：“不如去掳了他百姓。若掳了百姓，他待如何？”合赤温别乞说：“桑昆，你想做甚么呵？长的稍头，深的水底，我与你同去。”

桑昆听了札木合众人说，使撒亦罕脱迭额教对他父亲说。王罕说：“我的帖木真儿子行，你为甚那般想？见今倚仗他了，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，天必不爱护咱。札木合的言语，狂诞不可信。”王罕不从。桑昆又使人说去：“如今有口有舌的人这般说，如何不可信？”反复说不从。桑昆自去与他父亲说：“你如今见存，他俺行不当数。若父亲老了呵，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，如何肯教我管？”王罕说：“孩儿，自的行怎生弃舍得？见倚仗他，想歹呵不宜，天必不爱护咱。”桑昆见不从，烦恼着去了。王罕唤回来说：“天莫不不爱护么？儿子行，您怎生要弃舍？你但去做，可以胜得他的事，您自知者。”

于是桑昆与众人商议：“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儿别乞来，如今可约日期，请他吃许婚筵席，来时，就这里拿了。”议定了，差人请成吉思去。成吉思同十人来，路间，于蒙力克老人家里宿。蒙力克说：“他的女子行，咱索时，他做大，下觑着，不肯与。如今怎生特地请吃许婚筵席？帖木真儿子省不得？不若只推称春间马瘦，且养马，不去么道。”成吉思因他说，使不合台、乞剌台两个去吃筵席，自那里便回了。桑昆见不合台等到，说道：“被他每觉了，咱每早去围着拿了他。”

那般商议定了，阿勒坛弟也客扯连来家，说：“如今共议定了，明日要拿帖木真去。若只今有人报与帖木真，不知怎生赏呵？”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说：“你那泛滥言语莫说，家人听得，恐做真话说。”时有放马的人巴歹，送马乳来，听得，回去说与同伴乞失里黑。乞失里黑说：“我再去察听。”到家时，正见也客扯连子纳邻客延磋箭着说：“恰才咱说的话，这当取舌的。家人每的口止当得谁？”又对乞失里黑说：“白马与栗色两个马，拿来拴着，我要明日早上马。”乞失里黑听得这话，遂去说与巴歹：“恰才体审你说的言语是实了，今我两个告与帖木真去。”就将两个马拿来拴住，至自己房内，杀了一个羔儿，将床木煮熟；见拴的两马，每人骑了一匹，那夜到帖木真的帐房后，将也克扯连父子说的话都说了。又说：“不可疑惑！要拿你的事，已真实了有。”

●卷七

成吉思听了巴歹、乞失里说，就那夜对附近可倚附的伴当每说知，将家内物件弃了，遂往躲于卯温都儿山阴去处。行时，教者勒蔑做后哨，哨望着。至明日午后，于合刺合勒只惕额列惕地面歇息。中间，有阿勒赤歹放马的赤吉歹等来报，自卯温都儿山前，望见忽刺安不刺合惕地面尘起，敌人来到也。成吉思上马行了，此时王罕同札木合来，问札木合道：“帖木真处厮杀的有谁？”札木合说：“兀鲁兀惕、忙忽惕那二种百姓能厮杀，虽当混战时不乱，从小枪刀里惯，他的旄纛或花或黑，见时可提防着。”王罕说：“那般呵！教咱只儿斤勇士合答黑吉冲他者，随后再教土绵土别干姓的阿赤黑失仑、斡蛮董合亦惕勇士豁里失列门太子，领一千护卫的人，以次应援，最后仍教咱大中军冲者。”王罕又说：“我这军马，札木合弟，你整治者。”于是札木合分出去了。札木合对他伴当每说：“我在前常不能敌帖木真来，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军马，看来他又不及我，可以报与帖木真安答知道。”于是札木合暗遣人将前言说与成吉思：“似这等，必不能胜你。你休怕，谨慎者。”

成吉思知了这话，说道：“主儿扯歹伯父，我欲教你做先锋，你意思如何？”比及主儿扯歹回话，忽亦勒答儿说：“我做先锋，久后将我孤儿抬举。”主儿扯歹说：“皇帝面前，我的兀鲁兀惕、忙忽惕做先锋厮杀。”说罢，他两姓的百姓，于成吉思前排阵立了。才立罢，王罕的先锋只儿斤冲将来。兀鲁兀惕、忙忽惕迎着冲将去，将他每败了。追去时，被王罕的后援土绵土别干的阿赤黑失仑冲将来，将咱忽亦勒答儿刺下马。忙忽惕军复翻回，于忽亦勒答儿落马处立了。主儿扯歹领着兀鲁兀惕冲去，又将他败了。追去间，斡蛮董合亦惕冲来，主儿扯歹又胜了。失列门太子领一千护卫军冲来，主儿扯歹又胜了。于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，也冲来。主儿扯歹将桑昆的腮射中，倒了。众客列亦惕种的军，见射倒桑昆，却翻回，于桑昆处立了。成吉思既胜了王罕，见日已晚，收了军，将伤了的忽亦勒答儿回来。那夜起著，离了厮杀处宿下了。

次日天明，点视军马，少斡阔台、孛罗忽勒、孛斡儿出三人。成吉思说：“斡阔台与中倚仗的孛罗忽勒、孛斡儿出一同生死，必不肯相离。”那夜成吉思恐敌来追袭，整治着军马，准备厮杀，有来。及日明，看见自后有一人来到时，是孛斡儿出。成吉思椎胸告天说：“罢！”孛斡儿出说：“被敌人将我马射倒，步行走时，见客列亦惕种翻回来，于桑昆处立了。那机会里见他驮物的马驮歪了，将他驮的割断，骑着走出，依着踪迹来了。”

再少顷，又有一人来，近看时，人下又有两脚垂着。及到来时，斡阔台、孛罗忽勒叠骑着一个马。孛罗忽勒口上带着血，因斡阔台项上中箭，孛罗忽勒将凝住的血呕去。成吉思见了，眼泪流着，心里艰难了，使用火将斡阔台箭疮

烙了，就与些止渴的物教吃。孛罗忽勒说：“敌人的尘土高起着，看着往卯温都儿山前忽刺安不儿合惕地面去了。”于是成吉思整治军马，逆着浯渤灰温鲁格渤只惕名字的水，入答阑捏木儿吉思地面去了。

那里随后有合答安答勒都儿罕离了他妻子，来成吉思处说：“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时，王罕说：‘不可惹斗的人若斗他，可惜将儿子腮上教钉钉了，就我儿子性命有时，可再教冲咱。’阿赤黑失仑丝：‘皇帝！皇帝休！未生儿子时，祷祈着要子嗣，将这既生了的儿子桑昆抬举。咱达达多半百姓在咱这里，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，待那里去？每人止骑着一匹马，夜里必在树木下宿。他若不来呵，咱去如拾马粪般取将来。’王罕应许了。说：‘将这儿子休摇动，好生抬举者，自那里回了。’”

成吉思自答阑捏木儿吉思地面，顺着合渤合河动时，点视军马，有二千六百。成吉思领一千三百，依着河西边起了；兀鲁兀惕、忙忽惕领一千三百，河东边起了，就打围着做行粮。打围时，忽亦勒答儿金疮未曾痊可，成吉思止当不从，因赶野兽走马，金疮重发，死了。将他骨殖，就于合儿合水的斡而讷兀山的半崖上葬了。

合渤合河流入捕鱼儿海子处，有帖儿格等翁吉刺。成吉思使主儿扯歹领兀鲁兀惕、忙忽惕去，教说与翁吉刺百姓每：“想着在前姻亲呵，投降来者；若不肯投降呵，便厮杀者。”说将去时，翁吉刺都投降了。成吉思因他投降了，诸般不曾动着他的。

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刺，就起着去统格黎小河东边下了。成吉思差阿儿孩合撒儿、雪格该者温二人，往王罕处去说：“俺在统格黎小河东边下了，草也好，马也肥，父亲，我有甚事嗔怪，教我怕了？若怪俺呵，何不安然怪责，如何这般怪责？将俺家业破坏了，莫不是有人离间？当初咱在勺儿合勒昆山的忽刺阿讷兀的山行，不曾共说来：‘若有人离间呵，不要信。对面说话了时，方可信。’如今父亲，咱每曾对面说话来么？我虽少呵，也似多的般；虽歹呵，也似好的般来。且我与你如车的两辕，一辕折了呵，牛拽不得；如车的两轮，一轮坏了呵，车行不得。我岂不比一条辕、一个轮么道？在前，你的父忽儿察忽思不亦鲁黑皇帝，有四十个子，内只你最长，所以立做皇帝。后你将台帖木儿、不花帖花儿二弟杀了，你又要将你弟额儿客合刺要杀，他遂走入乃蛮去了。为你杀弟的上头，你叔父古儿罕来征你，你止有一百人，逃入合刺温山的狭处去了。你那时将女子忽札兀儿兀真献与蔑儿乞的脱黑脱阿，从那里来我父根前求救。我父领着军，将你叔父赶入合申地面，将你百姓还了。于土浯刺河边黑林内，与我父做安答。你曾知感着说：‘这恩于你子孙根前必回报，天地知也者。’随后你弟额儿客合刺于乃蛮处借得军马，又来征你。你走入乞塔种古儿

罕的回回地面去了。不及一年，又反出，经过委兀河西地面，穷乏量，挤着五个羊，刺着驼血吃，骑着个瞎沙马来。因你与我父契交的上头，我差人迎接你来我营内，又科敛着养济你。你后将蔑儿乞百姓掳了，头口、家业尽都与了你。后又同追不亦鲁黑于拜答刺黑别勒赤列舌地面，与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对阵，你夜里营内又虚烧着火，退走了。那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却袭着你，将桑昆、妻子、百姓都掳了，又将你帖列格秃有的百姓，掳了一半。你又求救于我，我使四杰，将你桑昆的妻子、百姓、头匹，教救与了，你又曾知感来。如今有甚么缘故怪责？”使人说将来。

王罕听了这言语，叹息着说：“帖木真儿子行，有不可离的道理！我已离了。”于是内心艰难，将刀刺破小指流血，就盛在小桦皮桶内，说：“我若见帖木真儿子害他呵，似这血般教刺着。”遂将那血与去的使臣将来了。

成吉思教对札木合说：“皇帝父亲行，将我嫉恶着，教分离了。在前时，每日谁早起呵，将父亲的马乳用青钟饮，有来？为我常早起的上头，嫉妒了。如今将皇帝父亲的青钟满饮呵，待费得多少？”又对阿勒坛、忽察儿二人说：“您两个不知如何要弃我？忽察儿，你是捏坤太子的子，当初咱每里教你做皇帝，你不曾肯。阿勒坛，你父忽秃刺皇帝，曾管达达百姓，因此教你做皇帝，你又不肯。在上辈有巴儿坛的子撒察、台出，他两个也不肯做。你众人教我做皇帝，我不得已做了。您如今却离了我，在王罕处，您好生做伴着，休要有始无终，教人议论。你每全倚仗着帖木真！无帖木真呵，便不中用了。你那三河源头守得好着，休教别人做营盘。”

成吉思再教对脱斡邻弟说：“我唤你做弟的缘故，在前屯必乃、察刺孩领忽二人，原掳将来的奴婢名斡黑答。他的子名速别该，速别该子名阔阔出乞儿撒安，阔阔出乞儿撒安子名也该晃脱合儿，也该晃脱合儿子是你。你如今将谁的百生要谄佞著与王罕？我的百姓阿勒坛、忽察儿必不教别人管。你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，我唤你做弟的缘故如此。”

成吉思再教对桑昆说：我与你父，是有衣服生的儿子，你是赤裸生的儿子。父亲曾将咱每一般抬举。你生心，恐怕我谗在你先，将我嫉恶，赶了。如今休教父亲心里受艰辛，早晚出入消解愁闷着。若你旧嫉妒的心不除，莫不是你于父亲见存时，要做皇帝么道？故教心内受苦。若要差人到我行来时，差两个人来。成吉思将这般话，会付了阿儿孩合撒儿、速格该者温，他两个对桑昆说了。桑昆说：“他几曾说是皇帝父亲来？”只说好杀人的老子。我行也几曾说是安答来？只说脱黑脱阿师翁，续着羊回羊尾子行。有这言语的计量，我省得了，是厮杀为头的言语。你必勒格别乞、脱朵延两个，将旄纛立起，骗马每放得肥着。无有疑惑。”那里阿儿孩合撒儿自王罕处回来了，速格该得温因他妻

子在脱鞬邻处，不曾回来。阿儿孩合撒儿将这话对成吉思说了。

成吉思随即起去，至巴泐渚纳海子行住了。那里正遇着豁鲁刺思种的捌鞬思察罕等，不曾厮杀，便投降了。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，自汪古惕种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处来，有羯羊一千，白驼一个，顺着额世古涅河，易换貂鼠、青鼠，来至巴泐渚纳海子饮羊时，遇着成吉思。

成吉思在巴泐渚纳海子住时，有弟合撒儿，将他妻并三子也古、也松格、秃忽撒在王罕处，罄身领几个伴当走出，来寻成吉思。寻至合刺温山，缘岭寻不见，乏了粮食，吃生牛皮筋。行至巴泐渚纳海子，寻见兄成吉思。成吉思喜欢了，商量着，差沼列歹种的人合里兀答儿、兀良合歹种的人察兀儿罕二人做合撒儿的使臣，去对王罕说：“我兄的形影望不着，踏着道路也寻不见；叫他呵，他又不听得，夜间看星枕土着睡。我的妻子见在父亲皇帝处有，若差一个可倚仗的人来呵，我往父亲行去。”成吉思又对使臣说：“您去，俺便起身。您回来时，只于客鲁连河的阿儿合勒苟吉地面行来。”约会着，随即教主儿扯歹、阿儿孩两个做头哨，去客鲁连河的阿儿合勒苟吉地面下了。

合里兀答儿、察忽儿罕二人，到王罕处，将说去的言说了。王罕正立起金撒帐做筵会，听得合里兀答儿说罢。王罕说：“果那般呵，教合撒儿来。”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儿坚，同合里兀答儿等去，将及到原约会处，亦秃儿坚望见下营的形影甚多，便回走了。合里兀答儿马快，赶上，不敢拿，前面横当着。察忽儿罕马钝，自后箭射到处，将亦秃儿坚骑的马臀尖射坐了。那里将亦秃儿坚拿住，将至太祖处，送与合撒儿，教杀了。

合里兀答儿等对太祖说：“王罕不提防，见今起着金撒帐做筵会。俺好日夜兼行，去掩袭他。”太祖说：“是。”遂教主儿扯歹、阿儿孩两个做头哨，日夜兼行，到者折额儿温都儿山的折儿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，将王罕围了。厮杀了三昼夜，至第三日，不能抵当，方才投降。不知王罕父子，从何处已走出去了。这厮杀中，有合答黑把阿秃儿名字的人说：“我于正主，不忍教您拿去杀了，所以战了三日，欲教他走得远着。如今教我死呵，便死；恩赐教活呵，出气力者。”太祖说：“不肯弃他主人，教逃命走掉远着，独与我厮杀，岂不是丈夫？可以做伴来。”遂不杀，教他领一百人与忽亦勒答儿的妻子永远做奴婢使唤。因当初忽亦勒答儿先说要厮杀的上头，教他子孙常请受孤寡的赏赐。

●卷八

那遍将客列亦惕百姓屈下，各各分了。因孙勒都歹种的人塔孩把阿秃儿，太祖处有恩的上头，与了一百只儿斤百姓。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，长女名亦巴合，太祖自娶了；次女名莎儿合黑塔泥，与了拖雷。为那般，将札合敢

不的百姓，不曾教虜了。

太祖再于巴歹、乞失里黑二人行，将王罕的金撒帐，并铺陈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，尽数与了。又将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人就与他两个做宿卫的，教带弓箭；饮酒时又许他喝盏，直至子孙行，教自在快活；厮杀时抢得财物，打猎时得的野兽，都不许人分，尽他要者。太祖又说：“一则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；一则是长生天护助的上头，将客列亦惕种人屈下了，得至大位子里坐。久后我的子孙，将这有恩的道理，常常知道者。”于是将客列亦惕诸姓每，都分与众伴当。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阔迭格儿地面住了。

王罕桑昆父子二人，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处，王罕行得渴了，将入去饮水，被乃蛮哨望的人豁里速别赤拿住，自说我是王罕。哨望的人不信，将他杀了。桑昆此时在外，不曾入去，以此就往川勒地面里去了。至川勒，桑昆与伴当阔阔出并其妻一同寻水吃，因见野马被蝇虫咬着，桑昆马下，将马教阔阔出拿了，潜往欲射中间，被阔阔出牵马走了。其妻说：“在前好衣服、好茶饭，曾与你吃穿。如今正主上，如何那般弃了。”就立住不行。阔阔出说：“你不行，莫不要嫁桑昆？”其妻说：“人虽说妇人是狗面皮，你可将这金孟子与他，教寻水吃。”阔阔出遂将金孟子撒下了，与妻同来太祖处，将弃了桑昆的缘故都说了。太祖说：“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？”遂将他妻赏赐，将阔阔出杀了。

乃蛮皇帝塔阳的母古儿别速说：“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。取他头来看，认得果然是呵，祭祀他。”遂差人往豁里速别赤处，割将头来，认得是王罕，于是动着乐器，祭祀他。祭时，王罕头笑了。塔阳见笑，以为不祥，就踏践碎了。有可克薛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说：“死人的头，您割将来，却踏碎了，如今狗吠的声又不好了。在前您亦难察必勒格皇帝曾说：‘我老了，这妇人年少，儿子塔阳又柔弱，是我祷神生来的，久后恐将我多百姓守不得。’这般说有来。况而今狗吠，有将败的声音。夫人古儿别速行的法度严峻，我塔阳皇帝又柔弱，除飞放打猎之外，别无技能心性。”说了，再后塔阳说：“这东边有些达达将在前老王罕，教筒箭讠虎得走出来，死了。看来他敢要做皇帝么道？天上只有一个日月，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？如今咱去将那达达取了。”其母古儿别速说：“那达达百姓歹气息，衣服黑暗，取将来要做甚么？教远有者。若有生得好妇女，将来教洗浴了，挤朱羊乳呵中有。”塔阳说：“那般呵，有甚难？咱去将他每弓箭夺来。”

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听了塔阳的言语，叹息着说：“你不可说大话，这话你再休说！”塔阳不听，遂差脱儿必塔失做使臣，去对汪古惕种的主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说：“这东边有些达达每，你做右手。我自这里起程，可将他弓箭夺

了。”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说：“我做不得你右手。”却使人去对太祖说：“乃蛮的塔阳，要来夺你弓箭，教我做右手，我不曾肯从。我如今提省你，若不提防，恐来夺你弓箭。”此时太祖正在帖蔑延客额儿地面围猎，知了这话，就围猎处与众人商量。多说：“马瘦，如何可好？”斡惕赤斤说：“您如何推辞马瘦？我的马却肥。既听了这等说，如何坐得住？”别勒古台又说：“若生时被人将弓箭夺了呵，济甚事？男子死呵，与弓箭一处，岂不好！如今乃蛮恃其国大民众，敢发大言，我可乘此夺他弓箭何难？咱去呵，他多马群，必安然撇下，房屋空了，百姓必皆逃入山林。咱如今便可上马。”

别勒古台说了，成吉思说：“是。”自围猎处回，从阿卜只合阔帖儿格地面起去，至合勒合河斡儿讷兀地的客勒帖该合答地行，下了。将自己军马数了，立千、百户牌子头，设立等扯儿必官，都委付了；又设八十个做宿卫的人，七十个做散班。其选护卫时，于千、百户并白身人内子弟，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；又教阿儿孩合撒儿选一千勇士管着，如厮杀则教在前，平时则做护卫。斡歌列扯儿必与忽都思合勒潺将七十个散班，一同管了。

成吉思再说：“带弓箭的人并散班、护卫、厨子、把门人等，教日里八班来；至日落时，将管的事物，交付与宿卫的，出去宿者。若管马的守着马，宿卫的房子周围宿，守门的轮着门口立；至次日抬汤时，却入来，管自己的事物。每三日一次交换。”那管的千百户扯儿必等，也各委付了。

鼠儿年，四月十六日，成吉思祭了旗纛，去征乃蛮，逆着客鲁连河行了。教者别、忽必来二人做头哨，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，遇着乃蛮在康合儿合山头哨望的。往来相逐间，被乃蛮人将这里骑破鞍子白马的人拿了，共说：“原来达达的马瘦。”随后太祖大军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下了，朵歹扯儿必对成吉思说：“咱人少远来，可只于此牧马，多设疑兵，将这撒阿里客额儿地面布满，夜令人各烧火五处。彼人虽多，其主软弱，不曾出外，必是惊疑。如此则我马已饱，然后追彼哨望的，直抵大营，击其不整，必然可胜。”成吉思从其言。乃蛮哨望的，果自山头看见，说只道达达每少，如何烧的火如星般多？就将先拿住得人马送去，对塔阳说：“达达军马已塞满了撒阿里客额儿地面了，想是每日增添。只见夜间烧的火，一如星般多了。”

哨望的去时，塔阳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儿水边，听了这言语，使人与他子古出鲁克说：“达达每马瘦，烧的火如星般多，其人必众。人曾说达达每刚硬，眼上刺呵不转睛，腮上刺呵不躲避。今若与他连兵，后必难解。见说达达的马瘦，咱教百姓起了，越过金山，整搦军马，诱引着他行。比至金山，他瘦马乏了，我肥马正好，然后复回，与他厮杀，可胜么道。”古出鲁克听了这话，说：“那妇人塔阳又是怕了，达达每多，从何处来？多半与札木合一同在这

里有。我父塔阳于孕妇更衣处、牛犊吃草处，都不曾到。如今怕了，说这等话。”教使臣却说将去，塔阳听得儿子比他做妇人，说：“有力有勇的古出鲁克，厮杀时，休将这等勇来弱了。”其臣豁里速别赤说：“你的父亦难察必勒格在前于同等敌行，男子的脊背、马的后胯不曾教见。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？早知你这般呵，你母古儿虽速虽是妇人，教管军呵，倒中。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老了，咱军的法度，好生怠慢，莫不是达达的气运来了。”叹息说罢，于马上打着箭筒另去了。

塔阳听了那话，怒着说：“人死的性命，辛苦的身躯，都一般。您那般说呵，咱迎去，与他厮杀。”遂顺塔米儿河，渡斡儿豁水，至纳忽山崖东边，察乞儿马兀惕地面。成吉思哨望的，望见乃蛮军马，成吉思整治军马排阵了，自做头哨，教弟合撒儿主中军，斡赤斤管从马。于是乃蛮军马却退至纳忽山崖前，缘山立住。成吉思哨望的，随即将乃蛮哨望的赶至山前。彼时札木合亦在乃蛮处，塔阳问：“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，是甚么人？”札木合说：“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，曾教铁索拴着，那狗是铜额凿齿、锥舌铁心，用刀做马鞭，饮露骑风，厮杀时，吃人肉。如今放了铁索，垂涎着，喜欢来也。四狗是者别、忽必来、者勒蔑、速别额台四人。”塔阳说：“似那般呵，离得这下等人远者。”遂退去跨山立？又问：“那后来的军，如吃乳饱的马驹，绕他母喜跃般来的是谁？”札木合说：“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、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、忙忽惕二种人。”塔阳说：“既如此，可离得这下等人远者。”又令上山去立了，又问：“随后如贪食的鹰般，当先来的是谁？”札木合说：“是我帖木真安答，浑身穿着铁甲，似贪食的鹰般来也。你见么，您曾说若见达达时，如小历羔儿，蹄皮也不留。你如今试看。”塔阳但说可惧，又令上山去立了，又问：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？札木合说：“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，用人肉养来，身有三度长，吃个三岁头口，披三层铁甲，三个强牛拽着来也。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，不碍着喉咙；吞一个全人呵，不勾点心。怒时将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，十人二十人穿透；人若与他相斗时，隔着空野，用客亦不儿名的箭射呵，将人连甲穿透。大拽弓射九百步，小拽弓射五百步。生得不似常人，如大蟒一般，名字唤做拙赤合撒儿。”塔阳说：“若那般呵，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。”又问：那后来的是谁？札木合说：“是诃额仑最少的子，名斡赤斤。他性懒，好早眠迟起，多军马中，他也不曾落后了。”于是塔阳遂上山顶立了。

札木合复离了乃蛮，将对塔阳说的话，教对成吉思说：“塔阳如今听了我说的话，已是惊得昏了，都争上高山顶上去，并无厮杀的气象。我已自离了他，安答，你谨慎者。”那日，太祖见日色晚，围着纳忽山宿了。其夜乃蛮欲遁

，人马坠于山崖，相压死者甚众。明日拿住塔阳，其子古出鲁克因不在一处，得脱身，领些人每走出，见军追及，就依塔米儿河要扎营，不定，又走了。袭至阿勒台山前，势愈穷促，遂将他百姓尽收捕了。此时与札木合一同有的达达札答阑、合塔斤等种，也都来投降了。那里将塔阳母古儿别速来，成吉思说：“你说达达歹气息，你却如何来？”成吉思遂纳了。

那鼠儿年秋，太祖于合刺答勒忽札兀刺地面，与蔑儿乞的脱黑脱阿对阵，将他杀退。追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，将他百姓虏了。脱黑脱阿同二子忽都、赤刺温带几个伴当走了。初，虏蔑儿乞时，豁阿思蔑儿乞种的人答亦儿兀孙将他忽阑名字的女子，献与成吉思，来时，路间被乱兵所阻当，遇着巴阿邻种的官人纳牙答亦儿兀孙，说：“这女子要献于成吉思。”纳牙说：“咱一同将你女子献去。你若先去呵，乱军将你也杀了，女子也乱了。”因留住三日，一同来献与成吉思。成吉思因纳牙留了三日，大怒着说：“仔细问了，号令他。”问间，其女子忽阑说：“纳牙曾说？‘我是皇帝的大官人，咱一同将这女子献去。’路间因有乱兵，所以留住。若不遇着纳牙留住呵，如今也不知如何？且不必问他。若皇帝恩赐呵，天命父母生得皮肤全有，问我皮肤便了。”纳牙也说：“我只一心奉事主人，凡外邦得的美女、好马，要献与主人。除此之外，别有心呵，便死。”成吉思说：“忽阑的言语是。”就那日将忽阑试验呵，果然不曾被污，因此成吉思甚加宠爱。将纳牙放了，说此人至诚，以后大勾当里可以委付。

●卷九

初，虏蔑儿乞百姓时，将脱黑脱阿子忽都的妻与了斡歌台，一半百姓反去，将台合勒山寨把住。成吉思命锁儿罕失刺的子沈白领右手军去攻，自去追袭脱黑脱阿。到金山住过冬，明年春，逾阿来岭去。适乃蛮古出鲁克与脱黑脱阿相合了，于额儿的失不黑都儿麻地面根源行，整治军马。成吉思至其地，与他厮杀，脱黑脱阿中乱箭死了，其尸不能将去，其子只割将他头去。人马败走，渡额儿的失水，溺死者过半，余亦皆散亡。于是乃蛮古出鲁克过委兀合儿鲁种去，至回回地面垂河行，与合刺乞塔种的人古儿罕相合了，蔑儿乞的忽都合勒赤刺温，过康里钦察种去了。成吉思也回至老营。此时沈白攻破台合勒寨，将蔑儿乞百姓尽行杀虏了。又先投降的蔑儿乞在老营内反了，被在营内家人战胜。成吉思说：“教他在一处，他又反。就教各人尽数分了。”

那牛儿年，成吉思造与速别额台一个铁车，教袭脱黑脱阿的子忽都等去对说：“他与咱厮杀败着，走出去了，如带套竿的野马、中箭的鹿一般。有翅飞上天呵，你做海青拿下来；如鼠钻入地呵，你做铁锹掘出来；如鱼走入海呵，你做网捞出来。”又说：“你越高山、涉大河，可趁军每的马匹未瘦、行粮

未尽时，先要爱惜，路间不可轻易围猎。若要因猎做行粮呵，也要斟酌着。马的秋并闸环，不许套上，如此则军每不敢走马。若有违号令者，我认得的，便拿将来；不认得的，就那里典刑了。可谨慎者，若天护助，将脱黑脱阿子每拿住呵，就那里杀了者。再说当初我小时，被三种蔑儿乞拿我，将不儿罕山绕了三遭。这般的百姓，如今又发言语去了。我欲教你追到极处，所以造与你铁车。你虽离得我远，如在近一般。行呵，天必护助你。”

乃蛮蔑儿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后，札木合在乃蛮处，百姓也被陷了，只有五个伴当，同做劫贼。因上徬鲁山去，杀了一个原羊烧吃。吃间，札木合说：“谁的儿子今日将原羊杀了烧吃？”说后，五个伴当将他拿了，送与成吉思。札木合令人对成吉思说：“黑老鸦会拿鸭子，奴婢能拿主人，皇帝安答必不差了。”成吉思说：“自的正主，敢拿的人，如何留得？将这等人并他子孙，尽典刑了著。”于是教当札木合面前杀了，却使人对札木合说：“我先曾教你做一只车辕，你分离去了。如今既又相合，可以做伴。但忘了时共提说，睡着时共唤省。在前你虽另行，却是我有福有吉庆的安答。若真实厮杀时，你却自的心痛有来。我初与王罕厮杀时，你将王罕的言语，说与了我，是一次有恩于我；及与乃蛮厮杀，你以言语将乃蛮惊动，又是一次有恩于我。”将这言语，对札木合说知道者。

既说罢，札木合说：“咱年小做安答时，不可消化的饮食曾吃，不可忘的言语曾说，因人将咱离间，所以分离了。想起在前说的言语，自羞面，不敢与安答相见。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当，做伴时不曾做得伴，如今你将众百姓收了，大位子定了，无可做伴。你若不杀我呵，似衣领上虱、底衿内刺一般，反使安答日间心不安，夜间睡不稳。你母聪明，你又俊杰，弟每有技能，伴当每豪杰，又有七十三匹骠马。我自小亡了父母，又无兄弟，妻好说长话，伴当不中倚仗，为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胜了。如今恩赐教快死呵！安答得心安。倘又教不出血死呵！我死后，于你子孙行，永远护助也者。”成吉思听了这话，说：“札木合安答，虽是另行，不曾有真实害咱的言语，是可以学的人，他不肯活。待教他死，占卜呵又不入。他又是大名头的人，无缘故，不可将他害了。有个缘故，你对他说：‘在前捌只答儿马刺、台察儿两个的马群相抢劫的上头，你特地谋反，于巴勒渚纳地面厮杀，赶入我者刺捏地面的狭处，教我好生恐惧。如今教你做伴，你又不肯。虽欲爱惜你性命，也不能得了，依着你言语，不出血教死者。’”令札木合就那里不出血死了，仍以礼厚葬了。

成吉思既将众部落百姓收捕了。至是虎儿年，于斡难河源头，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，封功臣木合黎为国王，命者别追袭古出鲁克。整治达达百姓，除附马外，复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。

成吉思说：“这驸马并九十五千户，已委付了，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，我再赏赐他。”命失吉忽秃忽唤孛斡儿出、木合黎等去。失吉忽秃忽说：“孛斡儿出、木合黎等，功多如谁？又要赏他。我自孩提到你家内，直至长成，不曾离了，我功少如谁？如今用甚么赏赐我？”成吉思说：“你曾做我第六的弟，依我诸弟一般分分子，九次犯罪部要罚。如今初定了普百姓，你与我做耳目；但凡你的言语，任谁不许违了；如有盗贼诈伪的事，你惩戒着，可杀的杀，可罚的罚；百姓每分家财的事，你科断着。凡断了的事，写在青册上，已后不许诸人更改！”失吉忽秃忽说：“我是最小的弟，如何敢与众兄弟一般分分子？若恩赐呵，于土城内住的百姓与我。”成吉思说：“从你自斟酌着要。”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赐，却唤孛斡儿出、木合黎、蒙力克等，教入来受赏赐。

成吉思对蒙力克说：“你自我幼时，作伴到今，护助处甚多。无如王罕父子赚我去时，若不是你止当呵，几乎陷入深水、大火去了。我如今想着那恩，使我子孙也如何忘得！今后坐时，你当在角上坐。或一年，或一月，议论了赏赐你，直至你子孙不绝了。”

成吉思再对孛斡儿出说：“我小时有惨白色的骗马八匹，被贼劫去，我袭着宿了三夜，与你相遇。你便与我作伴，一同袭去，又过了三宿，将我马夺回来。你父纳忽伯颜有家财，只你一子，为甚肯教与我作伴？盖因你有义气。在后我又唤你作伴，你不曾违了。我被三种蔑儿乞逐入不儿罕山时，你又与我一同去苦；我与塔塔儿于答阑捏木儿格思地面相抗着，宿时，正遇着霖雨，你欲我歇息，披着毡衫，立在我上，不教雨漏，直至天明，脚只却换了一次，这是你豪杰的效验。其余的事业，不可尽说。你又与木合黎将合行的事，助我教行；不可行的事，谏我教止，所以得到这大位子里。如今你的坐次，坐在众人之上，九次犯罪休罚。这西边直至金山，你做万户管者。”

成吉思再对木合黎说：“咱在豁儿豁纳主不儿地面忽秃刺皇帝欢跃的松树下住时，天告你的言语明白上头，我自那里想着你父古温豁阿对你言语，会说了来，为那般。如今教你做国王，坐次在众人之上。东边至合刺温山，你就做左手万户，直至你子孙相传管者。”

成吉思再对豁儿赤说：“我年小时，你曾说先兆的言语，与我辛苦作伴。那时你曾说我先兆的言语若应呵，与我三十个妻。今已应了，这投降的百姓内，好妇人女子，从你拣三十个。再将三千巴阿里种，又添塔该、阿失黑二人管的阿答儿乞种等百姓，凑成一万，你做万户管者。顺额儿的失河水林木内百姓地面，从你自在下营，就镇守者。凡那里百姓事务，皆禀命于你，违了的就处治者。”

●卷十

成吉思再对主儿扯歹说：“你紧要的恩。在合剌合勒只额列惕地面，与王罕厮杀时，正愁间，虽是忽亦勒答儿先说要厮杀，然成就事业其实在你，将他只儿斤等紧要的军马杀退，直冲至中军天门涌门户，将桑昆的腮射中了。此时若射不中桑昆，也不知如何？那是你紧要的大功。随后顺合勒合河起时，我望你如高山遮护一般。及至往巴勒渚纳海子处征王罕时，你做头哨，因天护助，将客列亦惕紧要的国平了，所以乃蛮蔑儿乞种，不能与咱对阵，溃散了。初，乃蛮蔑儿乞溃散时，札合敢不献了两个女子，将他百姓全了，后又反去，你用计策，将他拿住，方虏了他百姓，这是第二次功。”遂将夫人亦巴合赐与主儿扯歹。成吉思对亦巴合说：“我不是嫌你无性行，无颜色，亦不曾说你身体不洁，不教在夫人次序内列着。如今为主儿扯歹征战时舍性命，将离了的百姓能收集，有功上头，将你赐与他。久后我位子里坐的子孙，想着这有功的道理，直至子子孙孙，亦巴合位子里，休教断绝了么道。”再对亦巴合说：“你父札合敢不，当初教厨子阿失帖木儿等引二百人与你做从嫁，有来。你如今去时，留阿失黑帖木儿等一百人做遗念。”又对主儿扯歹说：“有四千兀鲁兀种的百姓，你管者。”

成吉思再对忽必来说：“你将刚硬不服的人服了。你与者勒蔑、者别、速别额台四个，如猛狗一般，凡教去处，将坚石撞碎，崖子冲破，深水横断，所以厮杀时，教您四人做先锋；教孛斡儿出、木合黎、孛罗兀勒、赤老温四杰随从我；教主儿扯歹亦勒答儿在我前立，教我心安，有来。如今但凡军马事务，忽必来你为长者。再说别都温性拗的上头，你怪他，不曾教做千户，与尔正好一同做千户，商量着行，看他久后如何？”

成吉思再对孛斡儿出、木合黎等说：“这忽难夜间做雄狼，日里做黑老鸦，依着我行，不曾肯随歹人。您凡事可与这忽难、阔阔搠思二人商量着行，我子拙赤最长，教忽难领着，格你格思就于拙赤下做万户者。”又说：“忽难、阔阔搠思、迭该、兀孙额不干四人，但曾闻见的事，不曾隐讳，便来对我说了。”

成吉思再对者勒蔑说：“你父札儿赤兀歹老人背着风匣，自不而罕山来，于斡难河迭里温孛勒答地面生我时，与了一个貂鼠裯席儿。此时者勒蔑在襁褓内，自那里许做了贴己奴婢，一同生长，做伴到今。多有功劳，是我有福庆的伴当，九次犯罪休罚者。”

成吉思再对脱仑说：“你父子为甚得各管千户？因你助你父亲收集百姓上头，所以与你扯儿必名分。如今将你自收集的百姓，做千户，与脱鲁罕商议着行。”

成吉思再对蒙格秃乞颜的子汪古儿厨子说：“在前你与这脱忽兀惕三姓、塔儿忽惕五姓、敞失乞惕巴牙兀的两种，与我做一个圈子，昏雾中不曾迷了，乱离中不曾离了，寒湿处曾共受来。如今你要甚么赏赐？”汪古儿说：“赏赐教拣呵，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，都散在各部落里有，我欲要收集者。”成吉思应许了，说：“你收集了，做千户管者。”又说：“汪古儿、孛罗兀惕你二人，分左右散茶饭均匀，教我心安。如今你二人骑马着于多人处散茶饭者。坐时，你二人于大酒局分左右，与脱仑等俱向北坐着，就料理茶饭。”

成吉思再对孛罗兀勒说：“我母亲将你并失吉忽秃忽、古出、阔阔出四个于营盘内拾得做儿子，养育提携着，教你成人，欲要与俺儿子每做伴。我母亲养你每的恩，您曾报了多少来？孛罗兀勒与我做伴，凡紧急的征战处，虽有雨的夜里，与敌人抗拒时，不曾教缺了汤饭，使我空宿了。又族灭了塔塔儿时，有合儿吉勒失刺逃出，无吃的，却回来母亲的家内。他说是寻衣食的，母亲说：‘既是寻衣食的时，那里坐。’就于西边门后坐间，有拖雷方五岁，入门来，却出去，被合儿吉勒肘下挟出，用手抽刀。母亲叫着说：‘坏了，儿子。’时孛罗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东边坐着，随即走出，将那人头发拿住，又将那抽刀的手扯住，连刀落了。此时房北边有者歹、者勒蔑二人杀牛，听得阿勒塔泥叫，二人将刀斧就那里将那人杀了。后阿勒塔泥、者歹、者勒蔑三个争头功。者歹、者勒蔑说：‘若不是俺来得疾，你一个妇人，怎奈他何？拖雷已被他害了。’阿勒塔泥说：‘你钱每不听得我声音呵，你每如何来？又不是我拿住他头发，扯落他刀子时，比及你来呵，拖雷已被他害了。’这般论来，阿勒塔泥得了头功。”又说：“于合勒合勒只惕地面，与王罕厮杀时，斡歌歹项上中箭，孛罗兀勒将塞了的血啐去，救了斡歌歹性命。他能还报我母亲养育恩，将我二子性命救了。凡百艰难处，也不曾怠慢。今后九次犯罪休要罚者。”

成吉思再说：“女子每行，赏赐咱。”

成吉思再对兀孙老人说：“兀孙、忽难、阔阔搠思、迭该这四个人，但听见得、心内想起的事，不曾隐讳，都对我说。如今达达体例里，以别乞官为重。兀孙，你是巴阿邻为长的子孙，你可做别乞，做别乞时，骑白马，着白衣，坐在众人上面。拣选个好年月，议论了，教敬重者。”

成吉思再说：“忽亦勒答儿安达，在前厮杀时，先开口要厮杀，有功的上头，教他子孙受孤独的赏赐者。”

成吉思再对察罕豁阿的子纳邻脱斡邻说：“你父，我根前谨慎。于答阑巴勒主惕地面里厮杀，被札木合废了。如今你请受孤独的赏赐者。”脱斡邻说：“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内，我欲收集咱。”成吉思许他收集，教他子孙世袭管者。

太祖又对锁儿罕失刺说：“我小时被泰亦赤兀种的塔儿忽台乞里勒秃黑兄弟每拿我时，你父子每藏着我，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，放出我来。您那恩，我心中日夜长想着，有来。您却自泰亦赤兀处来得迟了，如今方赏赐您。您要什么赏赐？”锁儿罕失刺父子说：“俺欲要蔑儿乞的薛凉格地面，自在下营。再要如何赏赐呵，皇帝理会者。”成吉思说：“依着你，那地面内自在下营。再教你子孙行，许他带弓箭，喝盏，九次犯罪休罚者。”又对其子赤老温、沈伯说：“在前你二人，说来的言语，如何忘得？你二人心里想起有缺少的，自来索者。”又说：“锁儿罕失刺、巴歹、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，出征处得的财物，围猎时得的野兽，都自要者。锁儿罕失刺是在前泰亦赤兀种的脱迭干家人，巴歹、乞失里黑是也格扯连放马的。如今教倚仗着我快活着。”

成吉思再对纳牙说：“当初你父子每，将塔儿忽台乞里勒秃黑拿来时，你说：‘自己的主人如何弃舍着拿去？’就那里放了，来归顺我。为那般，我曾说：‘这人省得大道理，久后一件事里委付。’如今孛斡儿出做了右手万户，木合黎国王做了左手万户，你做中军万户者。”

再对者别、速别额台两个说：“你自收集的百姓，管着做千户者。”

再教牧羊的迭该，将无户籍的百姓，收集着做千户者。

再分管百姓时，木匠古出古儿管的百姓少了，就于各官下百姓内，抽分着，教他与札答刺种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着。

当初共立国的人，合做万户、千户、百户的，都委付赏赐了。成吉思说：“在前，我止有八十人做宿卫，七十人做护卫散班。如今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，我的护卫散班等于各万户、千户、百户内，选一万人做者。拣选时于各官并白身人儿子内，选拣有技能、身材壮的，教我根前行。若是千户的子，每人带弟一人，带伴当十人；百户的子，每人带弟一人，伴当五人；牌子并白身人子，每人带弟一人，伴当三人。其千户的子、伴当十人所用马匹，于本千百户内科敛，整治与他。与时，除父分与的家财，并自置财物人口外，照依原定例与者。其百户子、伴当五人，牌子白身人子、伴当三人，所用马匹，只依前例与他。若千、百户牌子多人有违者，加以罪者；若宿卫时躲避不来，者别选人补充，将那人发去远处；若有人愿要充做，诸人休阻当者。”

●卷十一

于是各千、百户，依着成吉思言语，拣选将来。将在前宿卫的八十人，添至八百人，成吉思教添至一千，命也客捏兀邻做为头千户者。在前带弓箭的四百人，原教者勒蔑、也孙帖额与不吉歹一同管了。散班与带弓箭的，入直时，分作四班：一班教也孙帖额为长，一班教不吉歹为长，一班教火儿忽答为长，一班教刺卜刺哈为长。如今添作一千，教也孙帖额为长者。

在前，孛斡儿出亲人斡哥列扯儿必原管护卫散班，添至一千，还教他管者。一千教木合里亲人不合管者，一千教亦鲁该亲人阿勒赤歹管者，一千教朵歹扯儿必管者，一千教朵豁勒忽管者，一千教主儿扯歹亲人察乃管者，一千教阿勒赤的亲人阿忽台管者，一千选拣的勇士教阿儿孩合撒儿管者。平时只做散班，出征时教前面做勇士者。各千户内，选拣得宿卫的八千，同带弓箭的二千，通计护卫的一万。成吉思说：“这些做我护卫的人，以后教做大中军者。”

成吉思再说：“护卫的分做四班：一班教不合管者，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，一班教朵歹扯儿必管者，一班教朵豁勒忽管者。”四个为长的委付了，将轮班次序宣布着说：“入班时，为长的官人，领着扈卫的散班宿，三夜一次交替。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，答三十；第二次又不入者，答七十；每三次无事故又不入者，答三十七下，流远方去者。掌护卫的官人，凡换班时，将这言语省会一遍。若不省会，则掌管的有罪；既省会了，有违了号令的，依前例要罪者。掌管护卫的官人不得我言语，休将所管的人擅自罚者。凡有罪的，必奏闻了，将该斩的斩，该打的打。若不依我言语，将所管的人用条子打的，依旧教条子打他；用拳打的，依旧用拳打他。”

成吉思再说：“我的护卫散班，在在外千户的上；护卫散班的家人，在在外百户牌子的上。若在外千户，与护卫散班做同等相争斗呵，将在外的千户要罪过者。”

成吉思再对轮班的官人说：“带弓箭的散班及厨子人等入班时，白日里各管自的职事，日落时带弓箭的将弓箭、厨子将器皿，各分付与宿卫的人，出去外面宿；次日抬汤后都入来，依旧各管自的职事。日晚后，绕宫前后往来行的人，宿卫的拿住，次日问者。宿卫的交替时，分付与符验教入者。宿卫的夜间绕着宫，把门宿者，若夜里有人入呵，将他头打破，肩甲斫断者。若有急事来说，先见宿卫，一同来帐房后说者。宿卫上面两间，不许人行坐；宿卫数日，不许人问，违者将鞍马、衣服夺与者。在先，有可倚仗的人额勒只吉歹曾在宿卫上行，被宿卫的拿了，有来。”

成吉思说：“您宿卫的，1111洼笥暄 囊估铮蚯纛鞑囊估铮蚯腥朔兹咆松钹囊估铮媛？帐房周围宿卫，使我身心皆安。凡有紧急事，不曾怠慢，以此我得到大位里坐了。如今将我这吉祥至诚的宿卫，教呼作老宿卫的者；斡哥列扯儿必入班的七十个散班，教呼作大散班者；阿儿孩的勇士每，教呼作老勇士者；也孙帖额等带弓箭的，教呼作大带弓箭的者。

“九十五千户内，选拣的人做我贴身的亲护卫，久后我子孙将这护卫的想着，如我遗念一般，好生抬举，休教怀怨，福神般看着。”

成吉思再说：“内里的扯儿必官，并放头口的，宿卫的知料者。内里的房

子、车辆、旄纛、生熟饮食、器皿等物，宿卫的提调者。若有缺少，只问他要。凡给散衣食，不得宿卫的言语，休给散者；若给散时，必自他始。凡内里有人出入，宿卫的整治者。把门的贴门立者，门内二人管酒局者，管营盘的、于宿卫人的选充者，围猎时共围，猎车前留一半者。”

成吉思再说：“我不出征，宿卫的亦不许出征。若有违者，起军的头目有罪。宿卫的不着他出征，只因他常护卫我。围猎时跟随我，平日又管收拾车辆等事，如此不容易，所以怕重复了他，不许他出征。”

太祖再说：“宿卫的内，教人与失吉忽秃忽一同断事者；凡衣甲、弓箭、器械等，收拾给散者；官骟马内教收拾驮网索者；宿卫的同扯儿宾给散段匹者。凡下营时，教带弓箭的散班，与也孙帖额带弓箭的，于帐殿右边行；不合等散班，于帐殿左边行；阿儿孩的勇士，于帐殿前面行；宿卫的管帐房、车辆，于帐殿根前左、右行；众护卫散班，并内里家人等，朵歹扯儿必管着，常在帐殿根前行者。”

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。其主阿儿思阑即投降了，来拜见太祖。太祖以女子赐他。

太祖又命速别额台追脱黑脱阿子忽秃、赤老温等，追至垂河，将忽秃等穷绝了回来。

初，命者别追古出鲁克。追至撒里黑昆地面，将古出鲁克穷绝了回来。

委吾种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来成吉思处说：“俺听得皇帝的声名，如云净见日、冰消见水一般，好生喜欢了。若得恩赐啊，愿做第五子，出气力者！”成吉思说：“你来，女子也与你，第五子也教你做。”于是亦都兀惕将金银、珠子、段匹等物，来拜见成吉思。遂将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与了。

●卷十二

兔儿年，成吉思命拙赤领右手军，去征林木中百姓，令不合引路，斡亦剌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万斡亦剌种，先来归附，就引拙赤去征万斡亦剌。入至失黑失惕地面，斡亦剌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。至万乞儿吉思种处，其官人也迪亦纳勒等也归附了，将白海青、鹞祖？马、黑貂鼠来拜见拙赤。自失必儿等种以南林木中百姓，拙赤都收捕了，遂领着乞儿吉思万户、千户，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，将着海青、骟马、貂鼠等物，回来拜见成吉思。成吉思以斡亦剌种的忽秃合别乞先来归附，将扯扯亦坚名的女子与了他的子亦纳勒赤，将拙赤的女豁雷罕与了亦纳勒赤的兄，将阿刺合名的女子与了汪古种，却对拙赤说：“我儿子中你最长，今日初出征去，不曾教人马生受，将他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了，我赏与你百姓。”

再命孛罗忽勒征豁里秃马惕种，其官人歹都秃勒已死，其妻孛脱灰塔儿浑管着百姓。孛罗忽勒到时，令三人于大军前行，至日晚入深林径路间，不觉他哨望的人自后至，将路截了，杀了孛罗忽勒。太祖闻知大怒，欲亲征，孛斡儿出、木合里谏止，别命朵儿伯朵黑申再去征。朵儿伯朵黑申严整军马，于先行的把截处虚张声势，却从忽刺安不合兽行的小径行去。又恐军人畏惧不行，令人各背条子十根，若不行的，用此惩戒。每人又各将带镞、斧、锯、凿等器，将当路树木除去。行至山顶，下视秃马惕地面百姓，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，大军直进，彼中不想卒到，就筵席间掳了。

在先豁儿赤官人、忽都合别乞二人被秃马惕拿住，在孛脱灰塔儿浑处。其二人被拿的缘故，因太祖许豁儿赤娶三十个妻。豁儿赤知秃马惕女子生得美，要娶三十个，致那百姓反了，将他拿住。太祖得知，因忽都合别乞知林木中百姓动静，所以使他去，也被他拿了。既收捕了秃马惕后，赏与了孛罗兀勒一百秃马惕的百姓，与了豁儿赤三十个秃马惕的女子，忽都合别乞处与了孛脱灰答儿浑。

太祖将百姓分与了母亲及弟与诸子说：“共立国的是母亲，儿子中最长是拙赤，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。”母亲并斡惕赤斤处共与了一万百姓，母亲嫌少，不曾做声。儿子拙赤处与了九千，察阿歹处与了八千，斡歌歹处与了五千，拖雷处与了五千，弟合撒儿处与了四千，阿勒赤歹处与了二千，别勒古台处与了一千五百。有叔父答阿儿台，因先曾从王罕，太祖欲要废他，孛斡儿出等三人对太祖说：“自的家自坏，如自的火自灭一般。你的父亲遗念，只留得你这个叔父，怎忍废他。他既不省事，你可想着你父亲，休绝了。”于是太祖心下辛酸，应许着，怒遂息了。

太祖于诃额仑母亲并斡惕赤斤处与了一万百姓，委付了古出等四个官人。拙赤处委付了忽难等三个官人，察阿歹处委付了合刺察儿等三个官人。又说：“察阿歹性刚，子细教阔客搠思早晚根前说话者。”斡歌歹处委付了亦鲁等二人，拖雷处委付了哲歹等二人，合撒儿处委付了者卜客，阿勒赤歹处委付了察兀儿孩。

晃豁塔歹种的蒙力克有七子，第四子名阔阔出，为巫，唤做帖卜腾格理。其兄弟七人比恶，将太祖弟合撒儿打了，来告太祖。太祖正因他事怒间，说：“你平日说人不能敌，如何却被他打？”于是合撒儿垂泪起去，三日不见太祖。帖卜腾格理来说：“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：‘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，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。’若不将合撒儿去了，事未可知。”太祖听了这话，就那夜去拿合撒儿。有古出等将这缘故，对太祖母亲诃额仑说。诃额仑用白驼驾车，连夜起行，日出时，到合撒儿处，正见太祖将合撒儿衣袖拴住，去了冠带。

问的中间，见母亲到，好生惊恐。母怒下车，将合撒儿解了，与了冠带，盛怒，盘坐，出两乳置膝上，问道：“您见了么？这是您吃的乳，合撒儿何罪？你自将骨肉残毁。初你小时，曾吃了我这一个乳，合赤温、斡惕赤斤两个吃不了这一个乳，惟合撒儿将我这二乳都吃了，使我胸中宽快。为那般，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，合撒儿有气力能射，但凡百姓叛的，用弓箭收捕了。如今敌人已尽绝，不用他了。”太祖见母亲怒息了，却说：“怕也怕了，羞也羞了。”说罢遂退。后太祖不教母亲知，将合撒儿百姓夺去，止与了一千四百。后诃额仑得知，心内忧闷，所以早老了。合撒儿处初委付的者卜客，走入巴儿忽真地面去了。

在后，有九等言语的人，都聚在帖卜腾格理处，多如太祖处聚的人。有斡惕赤斤的百姓，也去投了。斡惕赤斤使莎豁儿去取，被帖卜腾格理打了，鞴着马鞍在他身上回来。次日，斡惕赤斤自去，其兄弟七人围着说：“你如何敢差人来取百姓？”欲要捶打，斡惕赤斤恐惧，说：“我不当差人。”他说：“你既不是，当伏罪。”令于后面跪了。斡惕赤斤于次日清早，太祖未起时，入去跪着说这缘故，说罢哭了。太祖未言中间，孛儿帖兀真夫人欠伸，用被遮了胸，垂泪着说：“他是如何的？晃豁坛在前将合撒儿打了，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，是何道理？你今见在，他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。久后你老了，如乱麻群鸟般的百姓，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？”说罢哭了。太祖对斡惕赤斤说：“帖卜腾格理如今来时由你。”于是斡惕赤斤起身去，准备了三个力士。少顷，蒙力克领着七子来，帖卜腾格理至酒局西边，才坐。斡惕赤斤将他衣领揪住，说：“你昨日教我伏罪，我如今与你比试。”斡惕赤斤揪向外去，中间，帖卜腾格理帽落于火盆边，其父拾起嗅了，置于怀中。太祖说：“您出去斗气力。！”揪着出时，门限外原准备的三个力士，迎着拿了，将他脊骨折断，弃于左边车梢头。”斡惕赤斤却入去说：“帖卜腾格理昨日要我伏罪，今日才与他比试，却卧着了，推辞不肯起，元来也是平等的伴当。“其父蒙克力觉了，垂泪说：“我自皇帝未起创之先，做伴当到今日。”才说中间，六子便塞着门，围着火盆立，捋起衣袖。太祖惊起，说：“教躲了！我出去。”说罢出立，带弓箭的散班，围着立了。太祖见帖卜腾格理已死，使人用帐房遮了死尸，便起营去了。

帖卜腾格理死尸遮的帐房，门与天窗初皆压盖了，令人看守。至第三日将晓，天窗开着，死尸自出去了。审视果然，太祖说：“帖卜腾格理将我弟每打了，又无故谗譖的上头，天不爱他，连他身命都将去了。”遂怪责蒙力克道：“自的子不能教训，要与我齐等，所以将他送了。我若早知您这等德性，只好教你与札木合、阿勒坛、忽察儿每一例废了来。”又说：“若早间说的话

，晚夕改了；晚间说的话，早晨改了，莫不被人言说呵羞耻。因在先说定免你死，有来，罢。”怒遂息了。自帖卜腾格理死后，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，遂消减了。

●卷十三

在后羊儿年，成吉思征金国。先取了抚州，经过野狐岭，又取了宣德府。使者别、古亦古捏克二人做头哨，至居庸关，见守御的坚固。者别说可诱战，于是把军马佯回了。金家见了，果然尽出军马追袭，直至宣德府山嘴儿上。者别却翻回冲着，将金国陆续来的军马杀败。成吉思中军随后到来，将金国的契丹女真等紧要的军马，都胜了。比至居庸，杀了的人，如烂木般堆着。者别将居庸关取了，成吉思入关，至龙虎台，下了营，遣军马攻取北平等郡。教者别攻取东昌，不克，回了六宿，却翻回去，每人牵从马一匹，昼夜兼行，使金人不意中间，将东昌取了。

者别取了东昌回来，与成吉思相合。初，北平被攻时，金王京丞相对金主说：“天地气运，大位子交代的时节敢到了！达达每好强盛，将咱勇猛的军马杀绝，可倚仗的居庸关取了，若再与他厮杀不胜呵，只恐军马就溃散了。莫若且归附了达达皇帝，教他退军。若退了军时，咱那时再做商量也者。又听得说达达军马不宜水土，见生瘟病。如今达达皇帝根前，与他女子、金银、段匹，试看从也不从？”金主说：“王京说得是。”遂归附了成吉思，将公主及金银、段匹等物，教王京送与了成吉思，遂将攻城军马退了，王京亲送至莫州、抚州山嘴行辞回了。军人将金银等物，用熟绢拴定，尽力驮去了。

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种，其主不儿罕降，将女子名察合的献与成吉思说：“俺听得皇帝的声名，曾怕有来。如今俺与你做右手，出气力。俺本是城郭内住的百生，若有紧急征进，卒急不能到。蒙恩赐时，将俺地面所产的骆驼、毛段子、鹰鹞，常进贡皇帝。”说罢，遂将本国驼只科斂，直至赶逐不动，遂将来了。

成吉思那一次征进，金主归附了，多得了段匹；合申主归附了，多得了骆驼，回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下营了。

在后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，通好于宋，被金家阻当了。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。成吉思要自取潼关，命者别攻居庸关。金主闻知，命亦列等三人领兵守关，以忽剌安迭格列军人做头锋把住关。成吉思至关，见金兵大至，与他对敌。金兵稍退，拖雷、出古二人横冲其阵。金忽剌安迭格列军并亦列等军大败，杀人满野。金主闻知，迁都汴梁，其余金兵困饿，人皆相食。成吉思归，以拖雷、出古二人有功，都赏赐了。

成吉思至北平失刺客额儿地面时，者别已得居庸关，引兵来会。初，金主

迁都时，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。成吉思命汪古儿等三人，往收其府库，计其金帛数目。金臣合答将金帛等物来献与汪古儿等。失吉忽秃忽说：“昔者，中都金帛，皆属金主。如今中都金帛已属成吉思，如何敢擅取？”遂却其献，独汪古儿、阿儿孩合撒儿受其献。及事毕归，成吉思问三人曾受献否？失吉忽秃忽具陈前言。成吉思责让汪古儿等，赏赐失吉忽秃忽，说：“汝可与我做耳目。”

金主至汴梁，稽首归附于成吉思，仍令其子腾格理领百人入侍。于是成吉思自北平经居庸关回，命合撒儿领右手军：“沿海自大宁经过女真，若便归附，即缘彼中边郡，经浯刺、纳浯二江，溯讨浯儿河回营。不然，即纵兵剿捕。”合撒儿同主儿扯歹、脱仑三人至大宁，其城降；至女真，其主亦降。其余城池，悉来归附，遂溯讨浯儿河回旧营了。

其后太祖征回回，为其杀使臣兀忽纳等百人。临行时，也遂夫人说：“皇帝涉历山川，远去征战。若一日倘有讳，四子内命谁为主？可令众人先知。”太祖说：“也遂说的是。这等言语，兄弟儿子并孛斡儿出等，皆不曾提说，我也忘了。”于是问：“拙赤，我子内你是最长的，说什么？”拙赤未对。察阿歹说：“父亲问拙赤，莫不是要委付他？他是蔑儿乞种带来的，俺如何教他管？”才说罢，拙赤起身，将察阿歹衣领揪住，说：“父亲不曾分拣，你敢如此说？你除刚硬，再有何技能？我与你赛射远，你若胜我时，便将我大指剁去；我与你赛相搏，你若胜我时，倒了处再不起。”说了，兄弟各将衣领揪着，孛斡儿出、木合里二人解劝。太祖默坐间，有阔阔搠思说：“察阿歹，你为甚忙？皇帝见指望你。当您未生时，天下扰攘，互相攻劫，人不安生，所以你贤明的母，不幸被掳。若你如此说，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。你父初立国时，与你母一同辛苦，将您儿子每养大，望你成人。你的母如日般明、海般深。这等贤明！你如何可这般说？”

太祖说：“如何将拙赤那般说？我子中他最长，今后不可如此说！”察阿歹微笑着说：“拙赤的气力技能，也不用争。诸子中我与拙赤最长，愿与父亲并出气力，若有躲避的，就便杀了。斡歌歹敦厚，可奉教训。”于是太祖再问拙赤如何说。拙赤说：“察阿歹已说了，俺二人并出气力，教斡歌歹承继者。”太祖说：“你二人不必并行，天下地面尽阔，教您各守封国。你二人说的言语，各要依着，休令人耻笑！如在前阿勒坛、忽察儿二人，将自说的言语违了，后如何了来？如今他子孙见在，教随您每，以为鉴戒。”又问斡歌歹如何说。斡歌歹说：“父亲恩赐教说，我难说自己不能，尽力谨慎行将去！只恐后世子孙不才，不能承继。我所言者如此。”太祖说：“斡歌歹既如此说，中也者。”又问拖雷如何说。拖雷说：“父亲指名说的兄根前，忘了的提说，睡着时

唤醒。差去征战时即行。”太祖说：“是。”又说：“合撒儿、阿勒赤歹、斡惕赤斤、别勒古台四个弟的位子里，他的子孙各教一人管。我的位子里，教一个子管。我言语不差，不许违了。若斡歌歹的子孙每都不才呵，我的子孙每岂都不生一个好的？”

太祖差人去对唐兀惕主不儿罕说：“你先说与我做右手。如今回回百姓杀了我使臣，要去与他折证，你可与我做右手！”不儿罕未及言语，其臣阿沙敢不说：“你气力既不能，不必做皇帝。”不肯与军，太祖闻此语，说：“阿沙敢不如何敢这般说？将我这军马径去征他，也有何难？但我初意，本不征他。若天护，回回处回来时，却去征他！”

兔几年，太祖去征回回，命弟斡惕赤斤居守，以夫人忽阑从行，命者别做头哨，速别额台做者别后援，脱忽察儿做速别额台后援。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绕去，不许动他百姓，待太祖到时，却夹攻。者别如命，从蔑力克王城边经过，不曾动他百姓。至1111谿危押羆於？经过，抢了百姓的田禾。蔑力克王走出与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，领军迎太祖厮杀。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做头哨，与札剌勒丁对阵，败了。将追及太祖处，者别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后至，将札剌勒丁胜了。欲入不合儿城不得，直追至申河，军马溺死者殆尽，独札剌勒丁与蔑力克逆申河走去。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，至子母河巴鲁安客额儿地面下了营，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。以者别、速别额台两人有功，赏赐了；以脱忽察儿违令，欲废了，后不曾，只重责罚，不许管军。

太祖自回回地面归，命拙赤、察阿歹、斡歌歹三子领右手军，过阿梅河，至兀笼格赤城下营，命拖雷往亦鲁等城下营，拙赤等至兀笼格赤下营了。差人来说：“如今俺三人内，听谁调遣？”太祖教听斡歌歹调遣。

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儿等城，于回回王过夏的阿勒坛豁儿桓山岭处过夏了。就等候巴剌，差人去对拖雷说：“天气暑热，可来与我相合。”此时拖雷已取了亦鲁等城，正攻做出黑扯连城，至城破，方回来与太祖相合。

拙赤、察阿歹、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格赤城，将百姓分了，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。及回，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。木合里等说：“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。分了的城池，及分要的儿子，皆是皇帝的。天地护，既屈服了回回百姓，俺众人皆欢喜。皇帝如何这般怒？儿子每既知不是，已怕了，在后教他戒慎，可以着他来见。”太祖怒遂少止，教拙赤等来见。太祖依旧怪责，三子恐惧流汗。有带弓箭的晃孩、晃塔合儿、搠儿马罕等三人向前说：“三子如初调习的鹰雏一般，方才出征，如此怪责，恐向后学上的心怠慢了。如今日出入所在，皆是敌人。将俺如西番狗般使去，天若护，将敌人胜了，凡金银匹帛，都将来献。”又说：“这西边有巴黑塔惕种的百姓合里伯王，可命那里出征。

”太祖道是，怒遂息，留晃孩、晃塔合儿二人，命搠儿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。

再欣都思种、巴黑塔惕种两间，有阿鲁等种，命朵儿伯朵黑申去征进。

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等十一部落，渡亦的勒、札牙黑二水，直至乞瓦绵客儿绵等城。

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，命人镇守。有姓忽鲁木石，名牙刺洼赤的回回，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城来见太祖。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，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，一同管不合儿等城。又命牙刺洼赤管北平。

太祖征回回七年。初，命巴刺追回回王札刺勒丁并蔑力克王，追过申河，直至欣都思种地面。根寻不见，回来，却将欣都思边城百姓的驼、羊都掳了。于是太祖丝回至额儿的石地面过夏。第七年鸡儿年秋，回到秃刺河黑林的旧营内。

●卷十四

成吉思既往过冬，欲征唐兀，从新整点军马。至狗儿年秋，去征唐兀。以夫人也遂从行。冬间，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。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，为野马所惊，成吉思坠马跌伤，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。次日，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：“皇帝今夜好生发热，您可商量。”于是大王并众官人聚会，其中有脱仑议说：“唐兀是有城池的，百姓不能移动。如今且回去，待皇帝安了时，再来攻取。”众官人皆以为是，奏知成吉思。成吉思说：“唐兀百姓见咱回去，必以我为怯！且这里养病，先差人去唐兀处，看他回什么话。”遂差人对唐兀主不儿罕说：“你曾说要与咱做右手。及我征回回，你却不从，又将言讥讽我。如今已取了回回，我与你折证前言。”不儿罕说：“讥讽的言语，我不曾说。”有阿沙敢不说：“是我说来。要与我厮杀时，你到贺兰山来战。要金银缎匹时，你往西凉来取。”使臣回，将前言说与成吉思。成吉思说：“他说如此大话，咱如何可回？虽死呵，也去问他。长生天知者。遂到贺兰山，将阿沙敢不败了，走上山寨，咱军将他能厮杀的男子，并驮驮等物，尽杀虏了。其余百姓，纵各人所得来自要。”

成吉思在雪山住夏，调军去将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，尽绝虏了，赏孛斡儿出、木合黎财物，听其尽力所取。又对二人说：“金国的百姓，不曾分与您。如今有金国的主因种，你二人均分。凡好的儿子，教与你擎鹰。美的女子，教与妻整衣。已前金主曾倚仗着他做近侍，将咱速速祖宗废了。你二人是我近侍，却将他每来使唤者。”

成吉思自雪山起程，过兀刺孩城，却来攻打灵州城。时唐兀惕主不儿罕将着金佛，并金银器皿及男女、马驼等物，皆以九九为数，来献。成吉思止令门外行礼。行礼间，成吉思恶心了。至第三日，将不儿罕改名失都儿忽，命脱仑

杀了。对脱仑说：“初征唐兀时，我因围猎坠马。你曾爱惜我的身体来，提说要回。因敌人言语不逊，所以来征，蒙天助，将他取了。今有不儿罕将来的行宫并器皿，你将去者。”

成吉思既虏了唐兀惕百姓，杀其主不儿罕，灭其父母子孙。教但凡进饮食时，须要提说：“唐兀惕尽绝了。”初因唐兀惕不践言，所以两次征进，至是回来。至猪儿年，成吉思崩后，将唐兀惕百姓，多分与了也遂夫人。

成吉思既崩。鼠儿年，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秃、左手大王斡赤斤，同在内拖雷等诸王、驸马，并万户、千户等，于客鲁连河阔迭兀阿剌勒地行，大聚会着，依成吉思遗命，立斡歌夕做皇帝。将成吉思原宿卫护的一万人，并众百姓每，就分付了。

斡歌歹既立，与兄察阿歹商量。成吉思皇帝父亲，留下未完的百姓，有巴黑塔惕种的王合里伯，曾命绰儿马罕征进去了；如今再教斡豁秃儿同蒙格秃两个，做后援征去。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，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；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，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、不里、古余克、蒙格等，做后援征去。其诸工内，教巴秃为长；在内出去的，教古余克为长。凡征进去的诸王、驸马、万、千、百户，也都教长子出征。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，因兄察阿歹说：“将来长子出征呵，则人马众多，威势盛大。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，我兄察阿歹，谨慎的上头，所以教长子出征。”其缘故是这般。

斡歌歹皇帝再于兄察阿歹处商量将去，说：“皇帝父亲的见成大位子，我坐了，有甚技能？今有金国未平，我欲自去征他，以为如何？”察阿歹说：“是！但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，我自这里添与你军。”说来了，遂委付带弓箭的斡勒答合儿留守老营。

兔儿年，斡歌歹皇帝征金国，命者别为头哨，遂败金兵。过居庸关，斡歌歹驻军龙虎台，分命诸将攻取各处城池。斡歌歹忽得疾，昏愤失音。命师巫卜之，言：“乃金国山川之神，为军马掳掠人民，毁坏城郭，以此为崇。”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，卜之不从，其病愈重。惟以亲人代之则可，疾少间，忽开眼索水饮，言说：“我怎生来？”其巫说：“此是金国山川之神为崇，许以诸物禳之，皆不从。只要亲人代之。”斡歌歹说：“如今我根前有谁？”当有大王拖雷说：“洪福的父亲，将咱兄弟内选着，教你做了皇帝。令我在哥哥根前行，忘了的提说，睡着时唤醒。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，我谁行提说着、唤醒着？多达达百姓，教谁管着？且快金人之意。如今我代哥哥，有的罪孽，都是我造来。我又生的好，可以事神。师巫，你咒说着！”其师巫取水咒说了，拖雷饮毕，略坐间，觉醉，说“比及我醒时，将我孤儿寡妇，抬举教成立者。皇帝哥知者。”说罢出去，遂死了。其缘故是那般。

斡歌歹既将金国穷绝了，名其主为小厮，掠其金帛、头畜、人口而归。于汴梁、北平等处，立探马赤以镇守之，遂回至岭北下了。

绰儿马罕征巴黑塔惕种，其种归附了。斡歌歹以其地面与所产之物好，就令绰儿马罕等为探马赤官，留镇其地。令将所出金、帛、驼、马等物，每年进贡。再速别额台的后援巴秃大王等，降其康里、乞卜察等三种，破其斡鲁思种城，悉杀虏其人。惟阿速惕等城百姓，虏得虏了，归附得归附了。立答鲁合臣探马赤官，镇守而回。又在先女真高丽处，曾命札剌亦儿台征进去。至是再命也速迭儿为后援，征进了，就为探马赤以镇其地。

巴秃自乞卜察差使臣奏来说：“赖长生天的气力，皇帝叔叔的福荫，将十一种国土百姓都收捕了。因大军将回，各人分离，会诸王做筵席，于内我年长些，先吃了一二盏，不里、古余克两个恼了，不曾筵会成，上马去了。不里说：‘巴秃与我一般，如何先饮？他是有髯的妇人，我脚后跟推倒踏他。’古余克说：‘他是带弓箭的妇人，胸前教柴打他！’额勒只吉歹子合儿合孙说：‘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！’如此说了，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，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。说间，被不里古余党两个这般说着，不商量散了。皇帝叔叔知也者。”

巴秃使臣既奏了。斡歌歹大怒，不教古余克拜见。说：“这下等的，听谁的言语，敢将哥哥毁骂？舍了你，如弃一鸟卵。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，攻取坚城，受辛苦者。”又说：“合儿合孙学谁来？敢将俺亲人毁伤，罪本当杀。若杀了呵，人必说我偏心，也和古余克同去。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，教巴秃对察阿歹兄处说将去。”

●卷十五

大王忙该、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说：“成吉思曾有圣旨：‘野外的事，只野外断；家里的事，只家里断。’如今古余克的事，系野外的事，只可委付巴秃自处治。”斡歌歹怒息，召古余克拜见，就责怪教训说：“你征进去，去时将军人都打遍，挫了威气。你敢想斡鲁思百姓，为怕你一人投降了？敢把哥哥来做敌人般欺侮！我成吉思皇帝曾说：‘人多则人惧，水深则人死。’如今速别额台前头遮护着，你与众人得了这几个斡鲁思种。你自己历的蹄子，不曾直得逞，好男子，初出门便惹是非。因忙该等劝谏，且罢。这事是野外的事，你同合儿合孙去，只教巴秃断者！不里行，教对兄察阿歹知者！”

斡歌歹皇帝将成吉思时守卫的，并众散班每，各各职掌，照依旧制，从新再宣谕了一遍。

斡歌歹皇帝说：“我成吉思皇帝，艰难创立国家。如今教百姓每安宁快活，休教他辛苦。遂将合行之事，与兄察阿歹处商议：一、百姓羊群里，可每年

只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；每一百羊内，可只出一个羊接济本部落之穷乏者。一、诸王、驸马等聚会时，每每于百姓处科敛，不便当；可教千户内每年出骡马，并牧、挤的人，其人马以时常川交替。一、赏赐的金帛、器械、仓库等，常守的人，可教各处起人来看守。一、百姓行分与他地方做营盘住；瓶分派之人，可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。一、川勒地面，先因无水止有野兽，无人住；如今要散开百姓住，可教察乃、畏吾儿台两个去，踏验中做营盘的地方，教穿井者。一、使臣往来，沿百姓处经过，事也迟了，百姓也生受；如今可教各千户每出人马，立定马赤，不是紧急事务，须要乘坐站马，不许沿百姓处经过。这几件事，因察乃、孛勒合答儿对我提说，我想也可行。察阿歹兄知者。察阿歹听了这话，都道：‘是，只依着这般行。’‘再说站赤一节，我自这里立起，迎着你立的站，教巴秃自那里立起，接着我立的站。’说将来了。”

斡歌歹皇帝于是将这事，又宣布于诸王、驸马等知道。其诸王、驸马等，皆道：“便当，好生是。”然后差人于各处起取上项羊、马，并守仓库、马赤等户。所摆站赤，命阿剌浅、脱忽察儿两个整治。每一站设马夫二十人，内铺马并使臣的廩给、羊马及车辆、牛只，定将则例去，如有短少者，家财一半没官。

斡歌歹皇帝说：“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，添了四件勾当：一件平了金国，一件立了马赤，一件无水处教穿井，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；差了四件：一件既嗣大位，沉湎于酒；一件听信妇人言语，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；一件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阴害了；一件将天生的野兽，恐走入兄弟之国，恐墙寨围拦住，致有怨言。”

此书大聚会着，鼠儿年七月，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，写毕了。